

續
修
濟
陽
縣
志

新野縣大連
第十冊



濟陽縣志第十冊目錄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序

誌銘

翰林學士楊公神道碑銘

李謙

楊文安公祠堂碑銘

張起巖

杜侯畫像碑銘

李師聖

李氏先塋碑銘

張起巖

賀公神道碑銘

趙孟頫

張總管世德碑銘 并序

高翊

張氏世德第二碑銘

胡祇遹

濟陽縣志 第十冊目錄

鎮撫秦公先德碑銘

高翊

高郡侯德政碑 系詞

許國

邢東崖義墓誌銘

黃臣

少廷尉王公墓誌銘

邢其諫

任公斗垣暨配合葬墓誌銘

前人

高長君存繩墓誌銘

前人

張松亭先生墓誌

王琢璞

陳蒼屏先生墓誌

張爾岐

劉處士暨配墓誌

前人

莘縣訓導鄧溫伯先生墓誌銘

前人

連城王先生墓誌	前人
蒿菴先生自敘墓誌	前人
亡室朱氏權厝誌	前人
高公憶繩墓誌	焦毓瑞
刑部尚書艾公墓誌	李 蔚
王君修齡暨配艾孺人墓誌銘	吳 壇
教諭高公暨配墓誌銘	耿舉賢
艾公丹亭暨配戴孺人墓誌銘	宋 弼
主簿高君墓誌銘	胡振組
艾君崑峯暨配李孺人墓誌銘	毛輝祖
濟陽縣志	二
第十冊目錄	
高公路潭暨配邢孺人墓誌銘	焦汝翰
楊烈婦殉夫碑銘	任 光
孫烈婦殉夫碑銘	劉星樞
明通議大夫邢公墓誌	邢其諫
洪母墓誌銘	前 人
明故處士西川李公墓誌	張爾岐
貢士淳古府君墓誌	任去矜
蒿菴先生墓誌	汪汝弼
紹西楊公墓誌	趙爾份
王和音先生弟子碑誌	艾方顯

衛公洪亮墓誌

衛國玉

凌雲楊先生墓表

王者詔

子明楊公暨配李孺人墓誌

溫迺新

試用訓導洪偉烈先生教思碑誌

賈壽年

洪公大猷字偉烈墓誌

洪折桂

武略騎尉碩甫郭公墓誌

張兆錫

大學生郭公墓誌

王廷槐

郭佐卿先生教思碑誌

任以炯

張節母宋孺人墓誌銘

宋丙辰

張節母陳孺人墓誌銘

前人

濟陽縣志

第十冊目錄

三

侯靜翕先生教思碑銘

李芳園

劉佩之先生墓誌銘

于桂山

劉仔韶先生教思碑誌

高麟書

烈婦李鳳崗妻碑誌

張廷棟

王公玉衡暨配王孺人墓誌銘

劉松嶺

王崇愷先生墓誌銘

王丕承

蓬萊訓導宏遠張公暨配墓誌

張依泮

泗水訓導鑾坡張公墓誌

前人

貢生候選訓導价侯高老夫子墓誌銘

郭聯第

張節母墓誌銘

趙殿珽

爲盧大慶先塋表墓碑誌	王昭佑
王公盤瑞墓誌	前人
奎文閣典籍柏君逢殷墓誌	徐金銘
王振卿先生教思碑誌	韓天衢
王紹武先生教思碑誌	王嗣鋈
張靜甫先生墓誌	李日迴
副貢候選教諭劉君上甫墓誌銘	郭聯甲
序	
題節壽寵褒卷前序	黃臣
節壽榮封詩序	
濟陽縣志	四
第十冊目錄	
高公奏最序	汪道昆
金邑紀覽序	鄭世才
草元居詩稿序	張亮
破顏集序	王琢璞
雲來館集序	邢其諫
儀禮鄭註句讀序	顧炎武
新濟藝文序	張爾岐
新濟藝文外篇序	前人
周易說略序	前人
儀禮鄭註句讀序	前人

濟陽縣志序	前人
風角書序	前人
日記序	前人
日記又序	前人
王無瑕先生集序	前人
安寓詩草合選序	前人
織齋集抄序	前人
信古二言錄序	前人
送坦翁桑先生赴部改授詩冊序	前人
安寓棄草序	前人
濟陽縣志	五
第十冊目錄	
送邑侯杜明府還里序	前人
周易說略序	徐志定
儀禮鄭註句讀序	黃叔琳
弟子職註序	于湜
蒿菴文集序	胡德琳
前題	李煥章
前題	劉孔懷
前題	羅有高
蒿菴閒話序	羅有高
蒿菴閒話自序	張爾岐

變草自序

王言從

遊草自序

王言從

刊儀禮鄭註句讀序

高廷樞

送高生序

耿舉賢

郭公學田碑文入誌序

劉 爐

樾公洪君榮膺息爭約官序

郭國琦

周揚廷對榴軒序

王福五

烈婦李趙氏序

傅純如

濟陽縣志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序

誌銘

人生不過數十年寒暑耳當其生時無論如何炫赫一旦
去世人亦將習而忘之設非首邱有紀其不至與荒榛蔓
草同一腐朽也幾希然則誌銘之作蓋可忽乎哉

翰林學士楊公神道碑銘

元 李 謙

公諱文郁字從周其先恩州人宋仁宗朝有以司法官齊州者因
家焉是爲公六世祖金天會間割章邱臨邑禹城長清之地立濟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一

陽遂爲濟陽人司法生好古嘗官將仕郎將仕生懋字勉之阜昌
間官忠顯校尉忠顯三子其季曰彬字俊臣子貴贈少中大夫少
中一子諱君烈字清卿年二十二登太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敷歷
中外蔚爲名臣遭離叔季終於太府少監積階通議大夫勳輕車
都尉爵宏農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公之祖也妣李氏宏農郡二
子長曰珪字禹錫業其家學爲文筆不停輟敏捷立成有聲場屋
間數舉進士不利試部令史中選不及仕還鄉里滑稽玩世以易
爲專門之學扁所居之齋曰學易年六十三終於家妣周氏繼室
石氏年八十九尚無恙仲曰珍字天錫公之考也剛直不撓卓越
於流俗鄉人皆敬憚之壽七十有四妣劉氏前進士譙縣簿乙之

女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三人公其長也次文煥字仲章次文蔚字季章女二人適皇甫氏郭氏公天資穎悟弱不好弄舉止異常兒始齟讀書殆若夙習然通議君素所鍾愛嘗會集賓友漫取西漢書命公讀之句讀分明音吐宏暢一坐傾歎通議君益喜謂家人曰是兒不凡當有起家之望因名而字之教之作文下筆卽有可觀年十三通議棄養學易授以科舉之業賦義皆中律度旣而聚書探求聖賢旨意時遭喪亂典籍散逸每從人借觀輒手自抄錄以至忘寒暑饑渴必卒功而後已平生冲澹寡慾琴書之外無他嗜好或得親書耽玩未嘗去手雖家務生理略不顧省年幾強仕本道提刑按察使陳節齋聞其名貢諸朝除闕里教授遠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

方之士從之受業者多所成就至元十五年翰林國史院薦授應奉翰林文字時江南旣平詔會諸王於京師賞賚禮成謂翰林老儒亦宜沾被恩渥例有銀器杯枕之賜公亦與焉御史大夫月耳魯國朝右族大臣莫與爲比詔翰林院屬講授通鑑公充其選尋補翰林院修撰迨翰林集賢合而爲一兼集賢修撰歷待制進直學士秩滿改國子祭酒元貞二年移病還鄉大德元年十月制使特徵乘傳至京師拜翰林院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二年侍臣有以翰林集賢諸學士貧乏不能自存爲言者上曰胡不早聞命出內府寶鈔分賜公實受七千五百緡是歲扈從如上都秋八月車駕將南還駐城南近郊趨遣使來召命草詔諭高麗旣就藁

詔階平章政事伯顏先聞於皇太后皇太后大悅使之坐慰勞良久命飲以湯粥進至上前奏讀詞意稱旨顧爲近臣曰此適朕心所欲言口不能宣而文士能達朕意且問汝向爲何官與何人同列對皆如上旨獎諭而退歲餘陞翰林學士忠順大夫餘如故尋進官大中大夫暇日語妻子曰吾一介書生遭際聖代官至三品壽瀕七十當服止足之戒故集賢學士周先生正平年七十棄官而歸余素所欽慕今予六十有八矣速當謀歸旌紀先隴以畢爲子之願徜徉桑梓以終餘齡不亦樂乎俄遘疾遂不起卒於大都之寓舍大德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夫人劉氏隸州判官汝礪之女寡言笑事姑舅恭恪柔順居家儉素遇煩勞以

身先之子男三人曰去疾曰僖曰倬皆紹世業女一人嫁高唐尹趙野翰林侍講學士西皋之子也男孫五人女孫二人皆幼方其疾革也其夫人請聞遺命首言伯母年老汝輩宜善事之顧謂僖倬曰汝曹粗知爲學其律身謹嚴慎勿貽笑於人僖倬泣莫禁復諭之曰生死人之常理奚足悲吾所以不欲命汝者政恐如此遂不復言居數日僖倬奉喪南歸有司遣兵仗護送至其家用四月二十八日葬於縣北賀家里南原先塋之次公自入翰苑至終其身凡朝省有所集議未嘗不與臨事好謀擇其善者從之其或不善則莫肯詭隨嘗謂人曰與其自用己見曷若兼人所長豈必事皆出諸己然後爲快哉矧事已出未必盡善也人以爲名言素

嫉惡惟恐其不相遠也或時不得拒絕雖對坐移時至不交一言其耿介類此戒飭諸子嘗曰予無他長但誠實不欺而已汝曹立身行己切宜識之設或飾詐求媚以求進取之計何足爲榮直道而行爲時所擯亦烏足爲辱哉惟有誠而已親舊間或有處事不合於義者第以誠言規勸雖恚怒弗恤也久之其人當自知政使不知有何害君子愛人以德義當然耳時有急於名宦者公婉諭之曰人生窮達有命何必區區乃爾其安於所遇蓋如此公生長見聞且素從鄉先生張清真楊素庵杜止軒遊得其議論爲多爲文必援據義例質實不崇華藻有林下集藏於家公少予二年在翰苑與予情好雅相得予告老家居聞公之訃不覺流涕之覆面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

也去疾昆弟迭至以碑銘屬泣且拜曰知先君莫如公且先君之志嘗欲求賁先隴今無及矣所以銘墓道者敢以執筆爲請謙雖老在故交之義其可辭乎銘曰 乃翁燕居乃孫庭趨九齡而與元文人謂君家之童烏一目所經十行與俱業紹箕裘已見於侍學之初闕里五年諸生範模游泳聖門春風舞雩聲光日隆行實相符方聖代之貪賢人其舍諸人直鑿掖發軔亨衢得粗行其所學於以備顧問而參謀謨寵數便蕃增光里閭前後鮮倫雅志不爲不據引年有期心懷二疏一疾而僨不起茲非其遺恨也歟

楊文安公祠堂碑銘

張起巖

銘曰於潔兮几筵有楚兮豆籩尊爵崇兮清旨果修設兮芳鮮庭

燎輝兮樂比就位拜興兮祝獻恪虔公之馭兮翩翩來臨來下兮
靈風肅然監觀兮禮儀穆穆將愉愉兮燕度媛歆享兮誠懿啓慧
疏兮後學綿綿蘭有畹兮杜有林唯鶯求友兮載好其音矧餘風
兮未遠不繩以蹈兮嗟爾有覲偉襟佩兮蒸蒸公之膏馥兮永永
其承

杜侯畫像碑銘

李師聖

爲治之規兩端爲重所謂天子重在擇相者由上而達於下也所
謂縣令最爲近民者由下而達於上也源清本固制治之大端舉
矣所繫如此宜授受者之難其人也且今之爲令通乎上下中書
尚書省之大首冢宰焉曰宰曰尹義亦如之考之歷代人物始臨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

一邑卒登八座者比比有之以見兩端之對立一揆之同歸嗟乎
縣令之寄不爲輕也昔孔門弟子有子羔者子路使之爲費宰夫
子猶曰賊夫人之子蓋病其生質之美未之學也過此以往其誰
實堪之夫人之爲學所以明夫道理而有諸己也仕而不學則是
不有道理者之冒居民之上也可不可耶粵自中統至元以來里
有社社有學若縣若州若大府符節級聯屬皆以所由而例主我
世祖皇帝聖意所注其不專爲吏民設也亦明矣奈何照臨之下
知恤者鮮日玩月偷徒爲文具無乃賊之甚乎魏人杜浩卿溥之
尹濟陽也振刷維新威惠並著五事甫就緒尤急以興建學校爲
務意嚮所在耆艾豪右爭先趨而相之未幾落成縣宇精彩爲之

一變浩卿天資英爽蒞事明敏而以忠敬將之雅尚文學喜與士人遊其所守所行往往近於道而屢中於理所謂吏名而儒行者殆亦庶幾焉既終更再踰年邑人追念不置有祖欽者昌言於衆曰杜尹異人也而人不異之縣亦有人乎哉於是採羣議錄素行具畫一於卷軸而請銘余竊謂凡居官者才器之偉政績之異其尤彰彰者史則籍之而士亦多私記之質諸公論罔不相偕尙奚以請爲哉如浩卿作縣游刃恢恢實則跨乎職位之上超乎班行之外雖未可以公輔期之使之一旦得以展其驥足亦豈期於今之治別駕之任而遂已耶銘曰 惟杜君惠而文迥不羣尹茲邑五事給四善集建學宮振士風望益隆瓜而代越三載有遺愛藹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

芳馨炳丹青視此銘

李氏先塋碑銘

張起巖

李氏惟恭世爲濟南濟陽人居縣之迴河鎮世業農隱德弗耀曾祖考諱德妣陳氏祖考諱成妣吳氏成少失其父與吳事其母所以爲子爲婦之道靡不致其極母以天年終壽八十有四大德三年四月也閱既葬成悉以家事付吳結廬墓側居三年未嘗一至其家手植松柏千餘株服既除猶不忍去簣土築臺於墓之前繚以周垣然後歸卽所居立家廟以奉神主晨昏薦祭出入必面如其生時每遇時祭粢盛肴醑必豐必潔有謹無懈以終其身能服勤苦由儉樸馴致饒足至元癸巳歲稔民告饑朝廷下令有司勸

富室出粟賑乏絕滿五百石與官乃出粟三百石以濟鄉里又設粥道旁周食道路之來往者口不言祿所識有貧乏分粟幣假貸無吝色久不能償者以券歸之卒於至大三年十二月六日年七十有五吳氏先卒年六十有一生六子其長諱聚惟恭之父也年未冠以戶役從軍戍江南多著勞績樞命攝百夫長元貞二年卒於軍年四十四娶郝氏繼程氏子二人惟恭生二歲而母郝氏亡又十六歲而父卒自幼暨長以至官學有成皆賴祖訓由中書東曹掾擢戶部司計鈎考程督會括稽度鉅細必舉條陳不紊不可干以私時稱能舉其職遷濮州鄆城尹勸農興學杜塞吏弊剔除民瘼政平訟理居鄆五年治爲山東郡邑最超奉政大夫蔚州知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七

州先是惟恭考妣請令於朝考追封承務郎章邱縣尹妣郝氏恭人妻程氏恭人子三曰著曰茂曰蓋方務學惟敬甫之祖考躬行孝義其顯考効忠盡瘁生不享有以遺後之人敬甫又能廉介勤恪敏於趨事李氏之慶有引而方大也是宜銘銘曰 明明上帝鑒茲下土無遐或遺靡幽弗覩李氏之先劬躬積誠孝思不忘格於神明俾壽俾祿家以溫裕祥發嗣孫官有秩序種穀種木覬穫與材惟德罔靳慶乃大來貞石勒銘式慰元龜勉爾後昆亦以勵世

賀公神道碑銘

元趙孟頫書

先皇帝至大三年庚戌封爵制行公以子復貴贈奉訓大夫車騎

尉渤海縣男又六年復以公善狀泣請葬今敬卜以是年七月二十有七日癸酉舉其殯及太君之柩合附於新塋兆次念墓道有銘公嗣以請按公諱延壽姓賀氏濟南濟陽縣人其遠祖家恩州後遷濟陽居縣北十五里立塋其旁高祖之殯別葬祖塋之北爲新塋自始遷逮公蓋九世矣遇金季亂譜亡自高祖而上無所得五世祖登金進士第一子卽高祖有子五人其長爲曾祖諱廣子三人祖其季也諱寬祖母李氏一子是爲父諱成母霍氏生男二女四公爲長次卒女適李氏杜氏馬氏呂氏公爲人誠慤敦敏讀書通大義而於禮節獨謹故孝弟之行稱於鄉黨信義之實洽於友朋凡以智數以機術以侈靡相夸詡者公視之蔑如也逮晚歲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八

其子仕益達猶日諄諄焉以廉勤忠勸之如未仕時其務遠大蓋如此春秋八十有三以大德十年丙午十二月日卒於家配崔氏賢淑惠慈克諧內治壽七十九卒實四年庚子四月七日也贈渤海縣太君子男三人女四人女長適劉氏次李氏次吳氏次高氏男曰祥穎悟好學尤工書補縣諸軍奧魯吏卒年二十有三祥娶吳氏先卒無子次卽復也沈毅有異才其學以儒吏並濟繇濟南總府掾歷官至中書左曹除承務郎禮部主事升奉訓大夫京畿都漕運判官時則有恩贈之命滿轉徽政院加奉政大夫朝列大夫官正司丞先娶侯氏卒再娶劉氏封渤海縣君次日德主簿娶張氏男孫四人長曰元泰復之子以從仕郎大都果木市大使遷

益都縣主簿娶王氏次幼女孫四人長適王氏元泰母姊次適崔氏次金鞍皆未行夫力穡則有秋積善則有餘慶事之正理之常也穡力矣而秋弗稔善積矣而慶弗至事之歧理之變也公生當九世而下屬多難之餘其所以持身接物奉先迪後者勤劬黽勉無適而非道其沒也恩爵五等彰其祖之德孫息繩繩而門閥益高理之常者在於此乎嗚呼公可謂不易其正者矣銘曰 賀本姜姓慶父之裔源遠派分澤流弈世偉惟渤海身以德繼子訓克邁鴛鴦是筵榮養衍衍而熾而壽貞之華表貢祺延祐庚辰五月庚戌男朝列大夫宮正司丞賀復立石

張總管世德碑銘

并序

高翊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九

聖人垂立名教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典者惟忠孝二事總百行而先之故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謂君子之事親孝則出可移於君也吾今於總管張公見之矣公一日持先代行狀過僕言曰炳立身起家析圭擔爵一出祖宗陰德所致願先生表於堅珉照耀佳城使子孫相繼不忘孝思平生志也僕常與公同參漕幕從游有日不敢以不文辭勉爲次序按公之高曾歲遠難述祖全業商賈父信亦不樂進取以財雄鄉里能出貲以周不給有貧不能償者悉毀券以貸之壬辰兵亂歲凶計里民戶數多寡推食而食之賴以全活者甚衆配李氏朱氏舉三男長曰炳卽總管也幼習儒尋改吏事由濟南府掾上計燕京終始十年事無不辦上甚嘉

之陞本府行省斷事歲會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萬五千兩公
曲折陳情於執政者允所請民免其累邦人咸德之庚申改元中
統百爲一新立中書省凡該掾吏必擇諸路素有幹濟者任其事
首次公委以邊防機密事時方用兵戰備靡有闕遺遷右司提控
管都督府外郎既而參知政事王公任山東二路廉訪轉運使索
公爲經歷悉以漕司委公又以金符付公懸帶鹺司屬變亂後器
具人力掃蕩殆盡公創制立度銳意規畫歲終考課爲天下最遷
廉訪府參議總領運司兼權濟南益都濱棣三路諸運奧魯府事
至元二年授宣命金府充濟南路諸運奧魯總管蒞政之日惟以
撫諭貧民爲急務軍戶逃竄者聞公爲政平恕比比復業所謂古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十

之遺愛者殆庶幾矣公之二弟其孝友略與公同古人有言忠孝
萃於一門者我總管張公實有之矣故系之以銘其詞曰 忠不
忘君出於事親二者克全揚名立身昔人陰德後享陽報紹隆先
業當思孝道赫赫我公素有士風茂膺官爵增光祖宗子孫繁多
兄弟忠厚豐碑孔固天長地久

張氏世德第二碑銘

胡祇適

銘曰苦寒微兮甘富貴古到今兮情一致財不進兮時不利老凍
餓兮賤無位偉張侯兮才拔萃孝父母兮友昆季不師友兮能自
勵奮青雲兮起平地日千里兮進無退名日隆兮志日遂光祖考
兮富來裔起懦夫兮發奇氣參大政兮決大議坐廟堂兮歷中外

耆指使兮如壯銳總大郡兮但臥治篤孝思兮封墓隧銘兩碑兮
傳永世示後人兮毋失墜大元二十三年冬月

鎮撫秦公先德碑

高 詡

大矣哉在昔先聖孔子立言垂訓爲後世著名教其間至重者惟
臣子忠孝二事卓冠百行是知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人子之孝盡
矣致身竭力爲臣之忠備矣至元三載歲在丙寅季秋九月鎮撫
秦公持先代所行事跡向僕曰進成身寄軍中久矣高曾及祖歲
月深遠譜系散失以致名諱不見惟我先父行狀幸在敢賴提學
先生爲文紀錄庶藉考信後人光耀墳域使進成之親族兄弟下
及子孫相承繼不忘孝心廣進成平生所懷之志僕感公以忠信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十一

來告不敢堅讓勉爲次序其事按春秋左氏傳釋例自魯國以下
姓氏之分曰臧氏曰子服氏曰叔孫氏曰東門氏曰南氏曰秦氏
有秦瑾父者孟獻子之臣有秦丕茲者乃瑾父子也又有秦周者
又有秦遄者此秦之大姓始見於此焉所從來遠矣今公之家世
係濟南府所屬濟陽縣父俊娶董氏生三子公乃長子次母曰杜
氏生四子公之父先屬故金特授提控之職懸帶銀牌歲在壬辰
天兵定河南父俊隨逐信安軍主帥張公攻打歸德府首立大功
授本帥府充招撫使公於庚子年間本府權省高公授老孟萬戶
劄付充五軍彈壓次在癸丑益都府尹奉朝命起立海州公隨老
孟萬戶與益都尹同守此州當年夏六月蠻人入寇攻打城池

以下

字皆
漫滅

高郡侯德政碑

系詞

明
許國

濟南高公守吾郡五年以課最遷觀察浙中脂車且行郡人士扶老攜幼連袂接踵攀轅絕鞞填溢街衢其胥師里宰黨正比長無慮數百千人擁而前曰我德公公實嚴吏而寬民能受盡言我不敢忘往吾郡俗故善訟乘人而鬥其捷負氣而恥不勝爰書旁午日不暇給公徐而聽之理爲之鑒情爲之衡虛含而谷應無所事察吏亦不敢爲奸不踰年大得民和有妄人規切公言本無當公遜謝曰煩汝石攻愧予非玉耳竟禮遣之是公之馴擾我也其孝弟力田烝髦上農無慮數百千人擁而前曰我德公公實衣食我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十二

我不敢忘國制十年更藉百年履畝公一旦而舉兩端境內皇皇走事治絲而棼之違言叢起卒之事不廢而民靖而圉奪者吞噏者詭射者跡屏者境墉者膏壤者曼衍者鱗次郡帑吏乾沒公發其奸爲定計著絜令是千百年之利也其縉紳冕弁方領曲鈎無慮數千百人擁而前曰我德公公實教訓我教之不行久矣公羣萃諸士而校之拔其雋者置郡中身自臨教風厲焉捐俸數千緡重新學宮又爲遷文昌閣於龍井山衿佩之士蒸蒸日上色是公之有造也公下車盤旋勞苦諸父老子弟然後去而諸父老子弟益廛於懷相與卽府旁祠公祠成且礱石而志其思使不佞屬辭夫史遷傳循吏而所稱述者盡周秦時人豈其時無一奉法循理者

可備載籍抑耳目未之逮又其人多東魯楚鄭相國類非握符而長民者安得概稱循吏毋亦有微意長民之道可與秉國美錦學製牛刀使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人民不失所而社稷有顛則以爲天下可也不佞幸陪大廷末議與聞國政每緣考功令悉公治行高等又爲公郡耳而目之久矣公在郡斗米十錢賓興士郡三十人前此未有也以余所聞諸父老吾郡二千石代不乏人而異日者牟平孫公會稽陶公稱最孫公治郡十八年郡人尸而祝之陶公長者去郡之日猶爲民畫便宜罷千里之役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公忠信豈第類陶公而民不得借之十八年如孫公徒以公俎豆於二賢人之間公故齊郡人巖巖若泰山泱泱若東海其

持身矚然不滓爲郡務安靜明而不察威而不苛惟務便民不爲名高旣往而民思之如一日或狀公惠愛如公孫僑介潔如公儀休興學如文翁不寃如于定國謂之實錄今天子作新吏治惠養元元公自今以往將益稱上意功名豈損於治郡時夫以吏繩民民聽於吏以民徵吏吏聽於民聽吏者何常而聽民者與天壤俱敝也俗吏矯飾以急人知公悃愾而人自知之譬之桃李不言成蹊民心歸德焉可誤也不佞從民心而志之石且系之詞曰 欲爲豪吏恣睢以張威卒反中其身豪吏安可爲也欲爲饕吏饕食腴削以肥家卒反禍其子孫饕吏安可爲也不見高大夫居以廉平口悛悛不道詞而治日益有聲以至於今民有口碑載在貞珉

生而俎豆歷世而不可泯勒石頌德爰采風謠以詔我後之人萬
歷十四年秋九月

邢東崖義墓誌銘

黃臣邑人

嗚呼先生蚤有於稱暮有於齡而暢而貞而毅而雍其出而顯也
繡斧晶晶凌霜耀星其退而樂也聲光顯顯昭林濩垆胡淵厥藏
伊先之禎胡晉厥施伊後之豐鬱鬱佳城轄緯載征更千萬年安
此靈嗚呼先生

少廷尉王公墓誌銘

邢其諫

少廷尉王公以己巳歲謝政歸至癸未之仲冬卒茲逾百日矣兵
燹匝地風鶴驚魂三郎君謀急襄大事持狀造余再拜請誌以余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十四

交公久而知公深也卽憊而不文誼何可辭公諱良相字篤貞號
瑀白先世東牟之萊陽人七世諱善成始徙濟邑生三子長曰鋼
鋼生環環生京京生詔慷慨慕義有古俠士風詔生台台生享卽
公之父也公生而頎秀聰穎毀齠時入小學及能文敏而有藻思
識者目爲偉器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董孺人以是年來歸公旣
遊泮一意披吟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且晨鷄起誦午夜篝燈攻苦
過勞遂嬰羸疾會村嫗有神降其室能言人休咎謂王公君子功
名且遠大我能療之公往求之一劑霍然由是神情開爽學日益
富文日益奇試輒冠軍以優等食餼已而卒業城西兼課乃弟仲
素及梁君春如輩余居隔一壁日相往還以文藝名行相切磨交

稱莫逆己酉公方入闈邑主簿葉君新任未及面夢神言王某有
隱德是科應得解榜發果符所夢公喜且懇聚族與約謂四十餘
年曠事豈涼薄能堪若滿假妄爲吾族其共斥之居家時邑大夫
重公品識凡利弊所關必造廬請益公侃侃直言絕不干以私後
葉君以齎稅被羈公謂此君長者不可愬視極力營解得免且厚
贖以助其歸資公性曠達喜讀自高堂奉養外不問其他每素心
人來則樽酒論文日夕不厭數上公車得而復失喟然歎曰吾之
艱於一第命也雙親垂白宜捧檄慰之詮謁得授畿南靜海縣係
九河要衝地鹵民疲輪蹄如織號稱難治公調停有法往來無累
民賴以安津門帶甲數萬雲屯境上軍民易囂公留心訓輯皆歡

呼愛戴一時獨流鎮卒爲劣弁致譁乃單騎馳諭卽俯首帖然非
感孚有素何以致此公在任清白自矢案牘無留時集青衿之士
分題課藝親定甲乙貧者給膏火如少司徒王公正思鼎甲高公
爾儼皆公及門也居二載邑大治薦剡十餘上甲子以覃恩贈文
林郎封太公如其官母封孺人綸章焜耀梓里與有榮焉明年調
繁東光士民謀借寇不可得建祠尸祝比桐鄉故事治東光一如
治靜海利圖速興弊圖急除有旣殫之力無不盡之心數年政通
人和口碑載道嗣以俸滿遷西安郡丞邑人士奔懇題留改授河
間司馬尋晉大理寺左評事時獄訟繁夥堂卿獨倚重公恭遇今
上御極大賚封平事秩父母再荷寵榮尋轉左司副加卿銜奉命

巡楚以親老遂賦歸來舞綵導歡依依若孺子未幾太孺人仙逝不數月太公復捐館公號慟相繼哀毀骨立經營葬事情文備至不以分擔望厥弟卽弟獨承遺產置弗問也服闋郎君輩分理家事獨於城隅營別業執編煑酒與親舊吟嘯其中戊寅冬濟城破公弟仲素以格鬥死無何會城失守長君之家口且損其半公驚痛交集精神頓減全家亦罹慘禍每相對及之未嘗不簌簌淚下公由是釀痰症發語成期期狀遂謝客手不御杯去歲仲冬疾轉劇余兩問之相視莫能言至十有八日奄然逝矣嗚呼哀哉公沈靜明敏孝友性成篤好詩書至老不倦制藝醇正清超爲雅俗共賞有韻之文亦如之與人不泛交久而能敬且敦肅以御家溫恭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十六

以睦里雷封播父母之頌棘寺高水鏡之名至五世同堂芝蘭馥郁更爲濟上希有可謂福德兼隆死而無憾者矣公生於隆慶六年某月日卒於崇禎十六年某月日春秋七十有二將以某月日葬公於城西五里之新阡余少於公七歲相習相知信無過者余幸而後死自當任載筆之役謹彷彿述其梗概並系之銘銘曰孰是處也儒術見稱孰是出也吏治蜚聲乃文乃質亦和亦貞旣臻純嘏復度遐齡厥品維真兮厥業維新兮埋玉發祥宜爾子孫振振兮

任公斗垣暨配合葬墓誌銘

邢其諫

任氏故青州之壽光人自先生六世祖諱土城者以軍役始遷濟

陽土城生全由歲薦任昌黎丞全生惠任灤陽驛宰惠生才亦以歲薦任玉田司訓才生望山公諱魯配耿太孺人先生父母也公雄雋介特登嘉靖丁酉賢書任故城縣令復調甘泉茹蘗戴星兩地播清勤之頌跨蹇言歸橐中如秋水舉五丈夫子先生居四將育時耿太孺人夢空中鼓樂送一松至其堂覺而紅光閃爍因名曰光字內含別號斗垣歧嶷靈慧迥異常兒齠時司訓公屬以對應答如響喜曰此吾家血汗善撫之稍長日誦千言爲文多奇藻年十七姚安人來歸同邑任揚州西溪巡檢姚翁廷佐女也莊靜淑和嶽嶽有士行人慶嘉耦高堂且爲解頤居三載太孺人見背先生一慟幾絕性太翁撫慰之謂老人尙無恙所需孺子日長耳

是時家計窘澁先生吟哦以治十畝婉意導歡安人則攻紡辦饋佐讀供舅氏養先生釋禪入邑庠益圖發憤覓僻於僧舍午夜披吟孕六籍而洽百家遇試輒出頭地得以公餼佐甘旨顧薦蓑無年澗池未奮談者悉歎其數奇壬辰太翁仙逝蓋踰釣潢者三年矣岵岵靡瞻哀號骨立安人語及窀穸事輒涕泗交集旣不忍儉其親又不能愜其願營營者久之始奉歸元室殫厥心力情文俱備觀者皆謂知禮旣葬鑄鐵硯擊唾壺益攻其業久之復枘鑿年五十有九以明經見拔入遊太學廣交名雋益拓靈襟及天啓七年六十九矣謁銓陝西蘭州判分署山丹衛山丹在秦西絕壁距都門五千餘里落落冷局所司惟屯鹽麥豆若干區芻草若干束

而私兌冒支實爲奸藪先生核實舉行出納清楚於是軍裏其腹
弊塞其端舊有例遺笑而却之上臺每質詞見委讞者以緩多爲
賢先生片語立剖薄擬期於了案曰窮塞苦氓視絲粟如膏血取
膏獻媚吾不爲也衛庠廣文偶乏先生署其事進其勤敏者相與
差次文藝設程課業捐俸餉之諸學人踴躍競奮不圖今日得見
鄒魯規模中丞張公直指王公兵憲亟嘉先生治行薦牘勞書遞
至己巳秋遷山西都閫參軍軍民皇皇相失曰奈何奪我仁侯謀
借寇不可得先生兼以齎賀北上瀕行自薦紳以逮輿隸垂泣攀
轅信宿纔出疆入都竣慶典遂反里門天倫聚首朋戚交懽不勝
色喜先生體質矯健齒高而色孺見者咸謂耄期可竣去歲秋靈

霖爲祟染瘧者實繁先生病安人亦病久乃有瘳入十月安人棄
柩椁先生撫棺悲痛疾復作多方罔效整冠就簣遂不起先生孝
友恭儉卓然人倫師表家鮮蓋藏而好施予事關義舉輒挺然倡
之性安澹泊見少年豪華態不勝赭顏一切服食極其雅素至於
收書則靡問其值縹緗充棟是先生快暢事也才雄氣杰馳騁風
雅問字丐筆者戶外履恆滿纂修邑乘屬操觚者四人余不敏亦
與焉鋪張裁定使文獻不至銷沈者則先生爲政也家世圭組以
清白衍爲家法嘗自題其像云爾貌不揚爾心頗良性剛寡合直
躬近方罔振家聲粗通文章生列冠裾壽幾耄長此其言涉抑損
然生平之梗概具是矣所著有閒中雜錄一帙集破顏集藏於家

銘曰 孰博學而軌於正爲儒則醇孰鴻材而試諸小爲吏則循有斐君子爰在濟濱好速伊何令德維均羨奕葉之纍若冰操常新喜盈庭之森馥麟趾其振懿哉同室拮据同辛宦榮家慶景福同臻伏枕也而病無異症僊逝也而僅後兩旬茲靈輻並歸於壽域夫是謂之同人不朽者三咸備厥身岱宗奕奕濟水潏潏何人無往孰幻誰真有斐君子萬古千春

高長君存繩墓誌銘

邢其諫

高長君名自詣字聖修存繩其號先世棗強人明初曰昇者始徙濟陽家焉昇生亮亮生隨隨生瓓瓓生守賢以子時貴累贈奉政大夫時號念吾登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山西左布政使宦績蜚聲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十九

崇祀於鄉生四子仲有恆號繩念雅擅文名應恩貢長君父也當萬歷丙申余與繩念公及季述念共筆硯蚤交最契久之繩念公復延余爲長君及季君問字賓長君風標秀舉無刻不勤有言卽入於是性靈日啓爲文汨汨饒奇氣且冲齡諳世務余心器之應童子試卽前擢入芹宮已而途遊雁門及媯川相睽數載還里見長君丰神盎溢鬚如戟聲如鐘落筆驚人試輒居冠覽者擊節稱爲必售技而枘鑿不合每憤激歌老驥伏櫪語遇新例爲民部內江張公特薦銓授定州二守旣受事冰蘖厲操運之以風力承委力辦讞獄得情刺史倚如左右手深州疲而多盜君攝其符勞心撫綏革一切羨贖微有所入推以辦公前守殞於官逋庫金多多

許設法代補俾其歸櫬再攝行唐一意興除霜清露湛與署深無異上臺稱爲卓魯流亞屢入剡章遷上谷新安令延紳衿父老諮邑中利弊商榷舉行先修飾學宮授餐課藝所謂剪猾保善平刑薄賦悉一力擔當務與閭閻圖休息實意安民民帖帖安之以終養乞休得請及出疆數千人擁送涕泗攀戀不忍別其季君順治初由拔貢出宰黃岡所爲撫摩揮霍之治行一如伯氏未幾亦堅請終養得賦歸來田荆正茂萱庭倍覺生色長君有早慧青衿子孤芳忽萎鬱鬱不自得乙未春損脾爲恙切以承祧縈慮太孺人命季君以次子霖爲君嗣猶子卽子固不異毛裏也爾時加餐進酌相望霍然迨嘉平釀恙漸深獻歲丙申余急圖一面君曰數定

莫移有何縈繫惟老母不能終養抱痛無窮後灑泣執余手知弟莫如師願吾師誌吾墓嗚呼余方以後事付壯者乃爲壯者任後事乎郗歔許諾仲春朔三日與合家上下相永訣嗒然而逝君席寵履優斤斤矩度從幼善事雙親承歡遵訓無少拂其意處兄弟有姜柳二氏風梓里談孝友者必歸之文章以氣勝每讀昔人康濟勳猷輒思有所表見以光祖烈顧其出也矮屋弗展琴堂未久壯懷尙屬蘊結然隨事克負荷及人已多矣身居林下而康濟之念未銷凡修學校葺橋梁等役卽捐貲鼓舞見邑苦景苦情如痼癩在已不憚赴當事開陳之興豪愛客亭榭酌詠無虛日與人交一露悃誠周急扶危無少愆遇有過者面折不假借至於趣操相

反則遠之若浼大都朗識定力坦意奇情儘能濟事挽俗非選輓者所可彷彿也某年月日與劉孺人合葬於城東北十里之新阡乃系之銘銘曰 焠焠者文語行則醇岳岳者姿語政則循於以得親於以得民親悅民懷宏願未申好速配德中道沈淪爰歸新壙藹藹同人鬱葱靈貺永綏千春未酬待補子孫振振

張松亭先生墓誌

王琢璞

嗟呼瞻月知明挹雪知清至所謂清且明者終難舉似璞與公將無同彼其束髮砥行迄於沒齒玉尺端方可謂醇儒自奉惟勵操迄於掛冠金莖澄潔可謂循吏卽此大誼表表已光天壤而重鼎呂矣迺公自道平生無奇行夫行何必奇吾觀其麗冶淫靡未嘗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一

一流盼私室曲徑未嘗一投足瞋厲暴怒未嘗一見面晨盥暮櫛未嘗一失容備四時之氣洞八荒之闡機絕於漢陰神侔夫姑射目之爲奇不可目之爲不奇亦不可或又惜其藩隔兩闈位沈下僚人用是爲歉歉夫桂客杏賓棘卿槐宰不過蕉夢幻榮且生而咀嚼沒而詬病者何限以比於公耄壽令聞芳穢所得孰多矧似續百斯椒條益遠喆裔踵起弓冶彌昌縹緗之業公易簣所囑爲家珍者綿綿曷有艾期哉

陳蒼屏先生墓誌

張爾岐

蒼屏先生姓陳氏諱王政字蒼屏濟陽人生於萬歷戊子十月十一日卒於順治癸巳十月初十日先生善治經屢舉不售崇禎辛

已以久餽貢太學遂絕意仕進種藝自給以至沒世先生持身整潔遇物和厚容止造次不離儒者後生少俊望風斂戢盛氣慝容罕接其前咸歎服以爲先民典型焉其教人也必循成法初不以理學高自標幟正容程課使人自悟而已遊其門者俯首就範無敢自軼雖當聲利橫流猶知問途濂閩仰止鄒魯者皆先生開導之力也邑令聶侯慕先生名欲延爲子師學博敦勸堅辭不就其遠物役絕名累類如此以故顯人勝流名問壅閼斯古之苦節而貞肥遯無悶者矣先生韜伏既蚤事業無徵竊恐芳烈漸遙誦法末繇敢綜梗概以告來者世儻有紀高尚之踪修逸民之傳者猶可於此得先生之髣髴乎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一十二

劉處士暨配墓誌銘

張爾岐

處士劉公歿十四年而其配姚孺人歿歿又十四年而始克葬焉貧也故緩其子後收旣與岐爲友於其葬也因備述處士生平德誼而以誌請其言曰先君子少師事張青陽先生通詩書大義不克卒業然和厚純謹有威儀善風議動踐繩墨事期古處與先妣事先王母夙夜惟嚴盥奉盤匱巾櫛食奉七箸坐奉席出入奉杖愉愉瞻顏伺氣視親所便力致之有不安節加一飯損一飯加一衣損一衣常敬承無失一日入城夜漏下矣適傳語王母不憚扱衽結履皇皇走東西莫可出則登陴自投下幾絕而蘇奔以至至則有瘳讀律云欺寡嫂者杖歎曰何適輕也是不有其兄不有其

兄何適得杖也人於是信其能弟世農桑不豐於財值大侵輒輟所食食餓者文士途窮者尤厚給之或假儒衣冠以售欺知其欺不恨也每爲鄉里釋鬥訟爲臧獲完家室爲畜牧謹帷蓋於物多所全濟故一時賢士長者多傾心與交至今人更想之先君子生平可述者如此先孺人稱同德焉岐曰處士公之於孝弟可謂篤於天性者矣左右就養庸節也旦而勉夕或勸焉必躬必親以終其身且以是刑寡妻至兄弟當其登陴自投不幾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者乎愛篤則天全天全蹈水火可也又何怪其聞無禮於兄者惡之如見異類隕淵谷也哉由是而施及閭里以至凡有血氣者不肯身翦詩書所載何以異此猶曰不克卒業也豈以是尙絀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一十三

於文采拙仕進乎卽文采誠絀其下一時文士而使之願交者不在彼在此誠不可以不誌誌之曰處士諱逢源號月江先棗強人自祖六高始遷東省數世至祖能能生宣宣生思舉思舉生尙智是爲處士公父處士事親以孝聞於鄉閭稱善士生於萬曆辛巳卒於崇禎戊辰配姚孺人克相夫子生卒於某年月日合祔祖兆之次系之銘曰 學不期仕考古投軌真愛激中蹈險如砥相維萊妻德稱女士縣棺封茲肇食釀祉天道不誣徵此墓史

莘縣訓導溫伯先生鄧君墓誌銘

張爾岐

君諱光玉姓鄧氏字溫伯初字瑤夫濟陽人考諱甫正愿慤有長者行姚唐孺人蚤卒家又貧不克學君祖姑之子劉處士汝全心

憐愛君招與諸子同學凡四易師而業成崇禎庚午入邑庠後數年劉處士長子筦郡庫死代者所代者乘卻易文書而誣之竊責處士償計竭產不足塞公爲計畫考驗得實白之守劉氏賴以不覆是歲公試高等食餼邑中縉紳先生文學賢者競相延接多遣子弟從之學成就頗衆君天資和緩有容遇憂患震驚能自鎮定議論明切爲人析疑決策多中肯綮待物以誠人皆信向自舉業外兼通歌咏論敘之文下筆千百言罪罪不竭卽不盡合其意氣激昂奮迅雷霆霜霰交發並下觀者爲之奪氣動魄事父與繼母雖貧必竭力承志歲爲異母弟償逋賦若干緡以爲恆學子暇脩半耗於此家人以殫匱告不計也人以是愈賢之少時有志用世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一二十四

每留意經濟之學後稍寄志於酒又嘗登匡廬臥病棲賢寺寺僧有天然者與語有契自是遂土苴舊學頽然委順而已大清順治戊戌貢太學康熙乙卯六月授莘縣訓導明年丙辰四月十二日卒於學舍踰月其子扶櫬歸卜兆迴河鎮東北三里之原門人尹琪爲之治壙乃以十月二十一日成窆君生於萬歷丁未十二月晦日得壽七十歲初娶劉氏蚤卒繼娶于氏亦蚤卒今並祔又繼娶侯氏生五女副室畢氏生一男二女男名勳嗚呼君之學不敢妄議其於古何似跡其爲人內外洞然無少瑕疵可謂賢矣而窮阨困迫以終其身苟非有以祚其後人天亦何以勸善乎銘之曰
命也如何善不可磨天監無頗後祉尙多

連城王先生墓誌

張爾岐

連城先生王君諱琢璞字無瑕以邁疾支節攣屈自號支離生嗜浮屠說讀其書如有得更號覺幻處士先生少聰敏初應童子試日未昃成五藝及隸學宮聲日起其爲制義每出入莊騷史漢及唐宋八大家不屑屑就時俗檢括以故屢舉不中一旦染癘瘍謂所親曰天賦王生以才而覆困之能奪我一第耳甯遂奪我千古於是益肆力於書每得一書俯仰轉側不暫舍食置杵箸間夜深頭昏低枕燈熒熒短檠上書猶在把醒卽復讀如是者二十年學益富諸論說序記銘誄歌頌之文益多且奇制義之去有司尺度亦益遠崇禎戊辰乃以久次貢太學云先生性豪邁每名勝環集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一十五

縱譚今古鮮有能濟師相角者不樂近俗人或春秋暇日巾車攜榼就一二知交散帙言詠自外卽閉關下帷而已先君子與先生交最深岐獲聞緒論先君之喪先生哀而賜之銘先生歿僉謂士有負高才好學而困於遇不遇而益篤於學如先生者誠不可無以示後世也後二十五年先生之孫期將鑿石壟土而屬之岐自顧愚賤無以信來者然於誼不敢辭乃據所及知者誌之而次其世系先生濟陽人其先徙自清河縣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同義妣潘氏崔氏考諱庭訓妣楊氏娶杜氏子宏謙早卒孫期能讀遺書先生生於萬歷丙子歿於順治戊子享年七十有三旣歿哀其所爲詩文共八卷

蒿菴處士自敘墓誌

張爾岐

蒿菴處士張爾岐者字稷若濟陽人其遠祖諱大倫徙自棗強譜牒失次自五世祖諱清高祖諱旻曾祖諱信祖諱蘭皆力農父諱行素龍溪府君好儒生四子次失明其三子悉教以儒時值異說正熾處士獨守程朱說雖從事科舉日與兩弟講究大全蒙引存疑不少變者六七年一旦府君履大變三弟爾徵亡四弟爾崇死復蘇又值大祲處士形神憔悴惛惛孤立忽狂作欲蹈水死自焚所業書義又欲著道服棄家人山返顧堂上老母郭孺人莫誰事者復強自抑制教授鄉里未幾當貢太學以病廢不果行遂貧賤以終其身處士性好沈思喜論著所著有易經說略詩經說略學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一十六

者多傳錄之儀禮鄭註句讀鮮受者遇崑山顧甯人炎武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長山劉友生孔懷取據點一本藏其家夏小正傳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老氏說略二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考註訂誤一卷俱藏家塾草春秋傳義未成遂病娶朱氏繼娶徐氏妾齊氏子三人女一人孫二人孫女七人處士生於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二日歿於康熙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處士病既困自顧無可誌其墓口占數語以誌生平云

亡室朱氏權厝誌

張爾岐

君十五來歸予始遊諸生間頗自英舉先大人以爲是子殆非私

室可有也吾見其器矣及新婦入門語吾母曰非是婦亦莫宜吾子予與君同出田間君言動閑靜合禮法其天性實然迨予屢舉於鄉不中崇禎己卯先大人棄其孤又值大侵久處腴厚一旦隕落君績敝絮經緯之紆以佐衣輟簪珥以佐食瘵瘵願頷人所不任得少穀麥春別爲三品精者供母及孺子次者予及僮次者君數年以來鮮一飫無怨色猶曰聽雞鳴燒燈瀹茗以告曰忘先大人之教乎予爲之蹶起曰不敢甲申予焚棄舉業修退士之務君已屏膏粉芳澤不御者六年至是更自詘約蒼簪鴉烏一如田婦曰吾以稱吾君子者然丙戌秋試有司竄予名於籍語之曰卿苦貧乎秋試且有以報君曰妾不苦貧君自苦貧耳不失先大人與

堂上姑旨乎予笑曰吾試卿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及對君聞之曰君賢乎哉不遇其君遇其臣鱗羽不戢餌弋及之於人乎何尤嗟乎此殆非田婦所能及也生男子四殤其三女子五殤其四方後一子之未誕也每祝曰使我有長壽兒我甯不壽竟以免死奈何乎命也君幼不習書見予讀書伺間請曰君所誦何語流連如是試語一二則輒能覆理之聞古忠臣孝子貞婦所爲又大喜如卽其事事吾母及先繼祖母頗能先意兩遭不造內事不戒以集春秋舉歲事濯視唯謹嗟乎此先大人與吾母所私喜其子以得賢相者也君朱氏女次第三父振吾諱邦翰母王氏生於萬曆癸丑十一月初七日子時卒於順治丁亥三月初十日戌時男

名寬壽予以是冬十月二十七日厝於祖兆之西外十步而誌之如此

高公憶繩墓誌銘

節略

焦毓瑞

余嘗披龍門世家及蘭臺循吏傳與唐宋史籍見夫世家子弟不專以制科顯而良吏之才亦不盡由制科出也蓋觀於濟北穉修先生而益信矣先生諱自訓字穉修號憶繩故明山西左布政使時之孫生而雋異體貌沈凝七歲就傅稜稜露爽稍長聰穎強力雖生於世家席豐盛而董幃馬帳足不窺園所業日富識者謂一息千里天池立至矣顧乃數奇不偶屢躋名場當世祖章皇帝龍飛元年海內一統逾格求才詔學使者舉郡邑之士升於太學不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一十八

次擢用先生以英才異等膺其選名噪都下謁選授湖廣黃州府黃岡令時兵燹甫寢民困未舒先生一以保息殘黎培植元氣爲念至禁杜刁訟鋤強扶善尤急急焉嘗自謂爲吏之道以廉爲本奉守家訓用爲治譜祈無玷於祖考無貽累於子孫足矣以朵頤開私竇以染指博輕肥誓勿爲也他如仁心爲質賑濟罷民囹圄無冤辨誣恤枉愛士獲知人之譽牧民傳仁厚之聲在任二年政通人和廢興墜舉上游方倚以爲重顧默居深念曰千里爲宦高堂白髮其何恃耶乃移書告養卽日解組就道歸依子舍朝夕承歡先生之兄新安君臥病躬理藥裹雖燎髮弗顧是時已絕意仕進蒔花竹畜禽魚道養充然琴書自樂四方知名之士以字來問

者戶外履常滿詩酒唱酬殆無虛日一時相與遊者皆老成宿儒
嗟乎雖元亮之高節子真之芳蹤不是過矣余嘗總先生生平以
觀其大節爲吏廉奉親孝事兄友裕後慈顧甫綰青綬旋即投簪
千里康莊未竟其用而綵服歸田白雲在念東山高臥與化俱冥
豈非古之所謂忠孝誠篤養恬知止之士耶吾聞之濟水之性勁
直達於海先生生其間性不詭隨直行所志或以名川有靈誕先
生以顯地德耶銘曰 濟水之陽其流湯湯鍾此哲人挺秀海方
升雋入洛觀國之光分符百里爰綰銀章三異有頌五袴載颺勞
心撫字如彼桐鄉歸來孺慕舞綵北堂林泉怡興文采流芳香山
讌樂洛社徜徉玉樹云萎大雅淪亡佳城旣奠是日歸藏貽謀爾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九

後燕翼云昌金堂玉卮載績青箱我作斯銘以永其祥

刑部尚書艾公墓誌

李 霽

嗚呼君子之仕也官守言責而已二者克盡而後食君之祿而無
愧然非知之明而守之固者鮮不以升沈毀譽爲欣戚故平居慷
慨不可一世當官蒞事遇纖毫利害輒棄其生平者往往有之將
古所謂精白乃心公忠體國之臣今竟難其人焉以余觀於故大
司寇艾公足以當之矣公諱元徵號長人以國朝定鼎之二年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祕書歷官翰林苑由學士爲戶
部侍郎調吏部晉左都御史擢刑部尚書所在著聲績天性沈靜
續密言若不出諸口而中藏介特有所見持一不移孤立行意不

隨人俯仰然居心寬厚遇事惟持大體不希合一時自便利也其在戶部精心會計佐持籌以裕度支志在藏富於民經久不匱不以搜剔盈羨爲能嘗有勸田之役偕其長履畝畿以東宣布朝廷子惠元元之意區畫得宜民以無轉徙失業公調劑之力居多在刑部精心聽讞以明慎欽恤爲本天子躬覽萬幾重惜民命會當酌復舊章公與同官條列往例一應釐正者若干事上之悉荷俞允獄無大小務期得情而衷於法有不得於心則堅持已說不少變或不署名卽被鐫責處之怡然無幾微介意蓋公之於官守如此其爲都御史也風裁自持而不事搏擊獻替拾補侃侃無所避前後建白數十章皆天下大計如廣聖孝則有請纂世祖聖訓及

上諭一疏重國本則有請建元儲之疏飭官方則有嚴督撫考成之疏請銓法則有去變亂昭經久之疏又謂養兵宜守成法莫如屯田養民宜培元氣莫如緩征前後累疏言之鑿鑿灼有成算其他繩愆剔弊則息浮議有疏戒出位有疏以及核鹽法豁包糧嚴左道緝蠹棍諸疏或在臺或在部直行所見切當事理每見施行其目繁多未易更僕數也蓋公之於言責如此嗚呼可謂交盡而無愧矣然有爲公惜者公起書生早年遊宦八座不可謂不遭時柄用矣而才有不盡見意有不盡伸鬱鬱齎志以歿斯人事之不能齊者也爲人長者與物無城府樂施與好生爲善如不及而無疾以終不登中壽琴書之暇有餘恫焉斯天意之不可測者在

天與在人者卽聖賢亦無如之何而爲之自我當如是者公固自反無歉也夫亦可以含笑九原矣公世籍棗強遠祖遷濟陽考曰沙河令馥妣孫氏祖曰處士嘉猷祖妣曲氏曾祖曰鄉耆公試曾祖妣張氏皆以公貴贈封如例公以天啓甲子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以康熙丙辰年七月四日感疾卒壽五十有三以明年三月二十六日葬於賜瑩之兆域娶董氏繼曹氏俱先卒皆贈一品夫人祀子蔭生汝霖余與公同年同官三十餘年遊處言笑無間晨夕知之最深於其歿也爲長句四百言以哭之交情略備茲復以汝霖之請彙次其立朝立身之大而可傳者鑱石墓道俾表著於後世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一

王君修齡暨配艾孺人墓誌銘

吳壇

君諱櫪年字修齡姓王氏其先東牟萊陽人也始祖善成遷居濟邑累多陰德越六傳及台族始顯實爲君太高祖高祖享誥贈中憲大夫曾祖良相官大理寺少卿祖視遠父公鳳皆廩膳生君賦性穎悟器宇豁達七歲就外傳讀書能舉大義善屬文十九補弟子員旋入成均候選訓導君數歲而孤鮮兄弟事母高太孺人喻意承志垂五十年如一日輕財好義嘗捐貲倡修學宮兩廡暨大成門垣墻皆煥然一新曲堤舊有關帝廟鄉人以舊基狹隘欲廓大其模以鄰皆居宅難之君捐地一方其址而廟貌得以宏敞生平留意箴銘見沈繹堂石刻有勿謂一事可輕之語標諸壁以示

不忘晚年琴書自娛優游卒歲邑令翁以齒德並尊扁其門淑配
艾孺人生而婉約有林下風及笄來歸理家政井井不貽君內顧
憂乾隆六年歲祲眷屬數十口委積僅贍半載孺人躬節儉勤操
作歲得不饑邑令郎公素善君以庫欠幾獲罪孺人曰士窮見節
義今世握手出肺腑相示一旦臨小利害反顏若不相識比比皆
是不可效也遂出貲代償郎公乃得免至助人喪葬完人婚娶令
德之行未易更僕數矣君生卒於某年月日孺人先君十年卒君
承重孫迺晡將葬君於廷尉墓西之新阡以狀請於余余不得以
不文辭爰作誌而系以銘曰 烏衣世胄肇自萊邦積德六代族
乃其昌延及公世肅穆冠裳行修言道特達圭璋孺人媲美淑慎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三十二

貞良高邱永奠長發其祥桂香蘭茂弈世無疆

教諭高公暨配墓誌銘

耿賢舉

公諱廷樞字景垣又字挹岱其先山西左布政使時以治行祀鄉
賢生有恆子二長自詣令新安爲公曾祖次自訓令黃岡爲本生
曾祖祖霖江南淮安府裏河州同知父佶平陰教諭子五人公其
長也早慧及長工制藝年十七受知於督學崑圃黃公取入縣庠
旋食餼屢試輒冠軍邑中張蒿菴前輩有儀禮句讀一書公見之
曰經學津梁也爲之刊布乾隆戊午舉於鄉壬戌會試列明通明
年授魚臺教諭魚臺春秋魯棠也地沮洳土或窳於學公至卽倡
修文廟集諸生於堂勗以砥行績學昕夕無間子卯二科登賢書

者四人嗣丁外艱服闋補濰縣教諭平居論文決科言多億中至是刊作文格言昭示士子所取士相繼捷登道憲沈公稔公名檄主北海書院生童百餘人指授文藝悉有法度萊士從學者六年彬彬知爲胡文定弟子公習經術學期世用爲諸生時條陳里中利弊咸中當事意辛酉有積貯備荒一摺上之巡鹺周公謂以鹽票改爲官運官賣蓄穀以利民略見諸施行在魚濰委查災黎戶口不漏不濫丁卯以監修泰山大工晉級庚辰督修濰之白浪河不旬日蕝事其幹濟之才類此辛巳入都引見仍回原任余雅善公兄弟適同事京邸見公精神矍鑠晚年建白不知更當何如詎越次年卽聞赴詔於濰之官廨嗚呼可哀也已孺人艾氏爲同邑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三

大司寇元徵公姪孫女二品廕生朝銓公次女及笄歸公不以世胄自矜能甘淡泊執婦道孝慈勤儉隨任佐理家政靜好不懈先公十五年卒今承重孫世翰將葬公於城南新阡屢請誌於余誼不獲辭旣誌而系以銘曰 秉鐸師帥守令與匹乃時不獲痿痺縮瑟公承家學守而勿失旣成乙科青氈載述千棠矜式濰水品隲兼試之治蒸蒸甯一新卜佳城從以韓媧亦孔之鞏子孫逢吉

艾公丹亭暨配戴孺人墓誌銘

宋 弼

艾公丹亭者以乾隆十五年先父瑟菴公卒遺囑不敢先父卽安伊孤承芳樹滋遵命於乾隆二十七年舉祖大事訖迺迺而後於乾隆二十九年同戴孺人柩往葬於孫耿迺迺西之新阡禮也余與

公弟同膺選拔且同郡交接甚久其生平知之備悉適其孤承芳以墓銘請故能歷歷言之公諱光紱字兆麟丹亭其號也父瑟菴甫恂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前令豫省涉縣甘棠遺愛口碑可考公復由博士弟子員歷鑲藍旗官學報滿以知縣卽用因母病不就職生事死葬垂二十年始授廣西武緣縣知縣內雜苗疆外接交趾號稱難治公因其人情徐施教化無不漸就公範圍焉泗城府改流甫二載民將生變公奉委往署一接印而土民已聚衆萬餘持刃環向矣時左右面覷無人色公出署大聲揚言曰吾武緣縣署鎮安府者今且爲爾父母天兵精銳爾等身經目覩創痍未復輒忘之乎宜各歸家安業不得妄爲衆則羅拜於地懽呼散去漢

張綱之廣陵宋張詠之益州如是如是公之署鎮安府也交趾國因失誤接詔巡撫奉旨整師有期矣召公問情形公聚米畫灰指陳方略且言交趾素恭謹必不敢貳宜先遣使問罪然後徐圖剿除巡撫以爲然交趾果以詔書不自廣西而偶自雲南至出於不意爲解哀懇轉題進貢請罪真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矣此一段沈智英略固自天性帶來倘亦有所謂家授淵源者非耶昔南北朝傅氏善縣尹一時喧傳其家有祕本不傳今且得之囊中未見行且脫穎而出奈何百里羈足怛化蝶夢竟將與戴孺人丹旒齊飛埋玉於北邙山下也孺人歷下名族候選教諭諱文諱公女太僕寺卿諱璠公孫女也素嫻內則亦殊非巾幗者流亞公署

泗城時有狂徒自稱盤王惑衆射利盤王想所謂盤弧也上憲委思恩審理凡獲黨羽押赴武緣二堂枷鎖鐙鑼聲晝夜不絕孺人聞之惻然曰彼縱應死自有王法在死於凍餒則有司之責也爰賜衣食醫藥後事白獲釋恩感再造不然者死矣夫一城獲全孺人之力居多焉公享年六十四歲孺人享年六十八歲生子二承芳廩貢生樹滋增貢生孫男八膠庠接跡仲孫庠生生學出嗣叔弟孫女四人曾孫男五頭玉崢嶸曾孫女八人祕本不傳傳之奕禩者正尙未有艾也銘曰 理根太極不生不死先揆後揆何俟筆紀庭可羅雀童不執雉老人兒啼罷市閭里面無可提事無可指緬維孺人夙諳內則永世倡隨同歸窀穸有如此石壽黃泉裏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五

主簿高君墓誌銘

胡振組

山左高君諱廷棟字軼陵又字肇岱濟陽人五世祖時在明以進士起家官至山西布政使父國朝平陰縣教諭君幼孝友嗜學童試冠其曹受知彭督學旋列增廣生援例入成均乾隆五年効力河工於曹縣捐栽葦數頃秋汛平善六年挑商邱引河大隄獲堅全七年馳驛放閘築壩奔走二千四百餘里區畫周詳上憲嘉其能委署曹縣巡檢八年挑祥符黑堙引河著勞績復委署祥符主簿九年平耿家寨險工十年平五堡大險調署商邱主簿越二年實授凡動土功遇民間坵墓曲爲保全商邱歲歉捐俸代賑併市糶瘞骸至忘勞勩雖患足疾弗卹也次年丁父艱三載服闋赴工

查河標踰路丈量緯道改建大營恭送聖駕兼成濟寧土石諸工十七年夏鎮防險又刷修魚沛滕嶧四汛湖河明年防險原陽封三汛計筮仕十餘年致身宣力夙夜匪懈不以官卑苟安又於九道堰勘河過勞嬰疾行至武陟遂卒於中表戴燾之署年六十矣嗚呼君素以功名自負爲諸生卽手書河防芻議一疏居官清慎久諳河務凡所任理皆艱鉅煩苦爲他人所難勝者總河白公委任大役者廿餘次完顏公委任大役亦廿餘次余嘗悉心誦諉尤無纖毫悞焉今竟以旅邸卒能不爲之悼怛哉完顏公表其河防盡瘁余旣爲之致祭併誌而銘之銘曰 一行作吏惟致其身彼婉變者恆怯因循天下之險厥惟孟門投筆運甓馳驅艱辛官不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六

績酬年不志伸古往今來憑何問君

艾君崑峯暨配李孺人墓誌銘

毛輝祖

艾君諱啓源字崑峯世爲濟陽之孫耿里人自始祖子敬由棗強遷山左十一世而至丙戌進士刑部尙書元徵是爲君叔祖戊子舉人馥君之曾祖太學生贈文林郎元烈君之祖候選徵仕郎朝錦君之考也徵仕公舉丈夫子三而君居長幼有文名以主持家政入太學不得終舉子業事王父母得其歡心執親喪哀毀成疾撫兩幼弟怡怡無間言君家自司寇時門族鼎盛人文科第著於濟南君雖世胄而獨甘恬淡不逐逐於聲色貨利間居恆植小景花石以自娛樂精岐黃之術請謁者卽盛暑祁寒無倦色囊儲藥

餌以周貧病鄉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卒之日四方奔走弔奠多感泣下者昔人有言士君子立身處世凡一事一言皆期於物有濟公之蘊負雖未克展用於時而施濟無窮是以仁心爲質之一驗矣享年六十有五配李孺人順天府丙戌進士禮部尚書爽棠公曾孫女孝事繼姑族黨賢之母氏老無依託孺人迎養於家殮葬之豐皆自經理喜施與而慈以逮下亦可謂貴而不驕能執婦道者享年六十有七男五人冢子藻將以戊寅冬月卜葬祖塋之次述狀赴楚請銘於余余故世講且戚誼也不得以不文辭爰誌而系以銘曰 孝篤於家惠孚於世厥配襄之休哉弗替壽考同歸永昌後裔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七

高公路潭暨配邢孺人墓誌銘

焦汝翰

公諱廷模原名廷楨字漢瞻號潞潭明名臣時五世孫平陰教諭佶四子也幼聰敏異常兒稍長勵志攻苦常通宵不寢患疥臥床數月取毛詩研諷疾愈而一經淹貫里中先達咸畏之通五經精思多創獲百家無不窺探工書法舍前青桐一株摘葉習字桐葉皆遍弱冠補弟子員試輒冠軍所作制藝人爭傳誦撫藩各憲觀風七次皆第一制軍田公廉使唐公尤愛重焉歲辛酉受知督學徐公選拔貢成均聲藉都下念父岱宗公年臻大耋請假歸養遂不復以功名繫念時年四十有三每談論古今助親豫悅宛若孺子老人聽之忘倦前侍母戴孺人病衣不解帶藥必親嘗居喪三

年不如輩二十餘年歲時奠拜未嘗不沾衣泣下嚴課弟姪及子次第遊泮登科壬申長君之璿以孝廉司鐸青城公曰職無崇卑顧自盡何如耳訓以謹身率士養育人材爲要長君奉以周旋士風大振丙子戊寅舉優三人張生增貢成均居東省第一張生璵領鄉薦洎汝翰忝登甲科與館選青邑稱爲百餘年僅事咸推其淵源有自焉公胸懷磊落不問家人生產事性嗜書手不釋卷濟人利物汲汲如不及少赴省試拾遺金待其人還之不告以姓名妻母年老迎養終身葬祭以禮里有病危篤者爲延醫施藥得生全邑學宮前繭市舊爲奸人撓力爲經營請諸當事設法招復之有時排難解紛談言微中如春風拂物見者意消每閱傳記見前

人厚德事隨筆記錄貼左右務期身體力行時指以訓誡子孫戊寅邁疾彌留之際整頓衣衾不使稍涉偏斜遺命勿作佛事享年六十卒以長君贈修職郎如其官配孺人邢氏宣府東路同知諱其諫公元孫女處士諱知慎公女年十五歸於公性端嚴貞淑識大體事舅姑能得歡心妯娌五人雍雍和睦姑命內政畀孺人獨綜之夙興夜寐任勞推逸經紀鉅細咸有條理御下嚴而不苛臧獲輩畏而戴焉自封公以下五世考妣忌辰孺人皆虔記於心弗偶忘至日必預修蘋藻備祭墓需諸子在孩提卽訓以義方弗稍假常言蒙以養正雖嬉戲亦宜使循禮法姑息生玩習與性成不可不慎也凡奉養甘旨賓客中饋胥躬自措辦斟酌豐儉務殫芳

潔俾公無纖毫內顧憂得肆力墳典洵內襄之力居多云銘曰
河嶽英靈鍾時偉人接武曩哲來啓無垠敦詩說禮如井大春洙
泗溯脈濂洛探源配以淑儷含章象坤全歸所受厥道恆尊長發
其祥永裕後昆

楊烈婦殉夫碑銘

明任光邑人

嗟乎碑而銘銘婦之節也婦姓蕭氏父名三省年十六于歸楊之
垣長子一中父子俱兵役生活婦幼有貞性寡言笑克順夫子孝
養舅姑年二十五歲生一男一女萬歷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一
中病故婦痛之幾死者屢矣必欲殉夫之窆也姑覺而曲喻之曰
汝偕兒亡如我何如此幼男幼女何婦飲泣起仍不食姻戚婦來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二十九

弔者代姑喻解之婦曰婦之天夫也天實而身滅違計其他况婦
有弟且有子上可托而下可嗣乎吾知從吾夫地下吾事畢矣何
生之爲迨三日遂縊而死嗚呼人生誰不死婦人而能節死者世
有幾人哉是婦也生長於編氓之家而全節於夫婦之倫從容就
死流芳萬世雖古之烈婦奚以加嗚呼烈矣其節完矣碑而銘宜
矣婦死在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合葬於夫在九月初九日其墓
在縣南吳家寨之左銘曰 死生之際所關大矣宜死而求生生
輕於鴻毛捐生而就死死重於邱山婦死於夫者人情之尤難死
君者義死親者仁婦死於天仁義維均嗟爾蕭氏竟殉其夫不貳
其心嗚呼斯銘式銘其心

孫烈婦殉夫碑誌

劉星樞

婦邑人劉治民女年十七適同鄉孫應虎男之瑄賦性愚魯婦不知其愚也善事之且孝順敬謹內外稱之無間言生子二之瑄歿婦欲以死自完以爲夫奉垂白撫孤幼姑未亡耳後二孤相繼殤婦年甫二十有六舅姑父母憐其無依迫之嫁婦呼天自誓願與孫氏癡兒瘞同穴焉閉戶自經者再死不獲防之者彌嚴乃給以不死狀衆弛其防清明拜夫墓歸遂咽砒自盡嗟乎從容就義鬚眉所難况婦以農家女乃能志篤所天如斯不尤難耶龍明府扁其閭曰義著靡他旣而鄉先生張君諱爾岐者以方伯施公聘修東志臚始末以告編入諸完人籍邑人士猶懼其年遠而湮也勒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

石表墓以圖不朽而索文於余余以事關風化不忍以不文辭於虐人之福命其亦常天卽甚愛若婦配以賢明之士錫以耄耄之年終以偕老之歡養以子女之奉亦不過當時蒙休沒則已矣惡能生氣常存膾災人口扶倫常以不敝偕日月以爭光合千百世之朝服縞練暮試新粧者愧悔欲絕也哉以彼較此其輕重得失爲何如者則斯石之勒何可廢也首厥事邑諸生盧子廷公遵父乘龍遺命以代有終義舉也

節婦彭太君墓誌銘

楊統正

爲人妻爲人母而以節見此事之不幸也然爲人妻爲人母宜以節見而不以節見亦豈得爲幸顧節矣而以身殉所天聽藐孤淪

喪而莫知所底則其節激而未正或俯仰有資則其節正而未苦
或長此艱難不暇問課誦之業熊丸之遺則其節苦而未成更或
婚媾完兒女之願畫荻成孫枝之秀而於親屬里黨無所稱述也
則其節成而未顯千古名媛光照史冊而諸善俱備者殊僅見也
我伯母彭氏係齊河望族世豪公次女年十八歸伯父化敖公四
載伯父捐館遺孤福恆在襁褓伯母一身兼子道婦道者三十餘
年家貧力薄菽水維艱伯母奉養舅姑甘旨無缺仰事俯畜悉從
針指紡績而來後家事稍殷畫荻熊丸之教復督於孫姪蓋臣弱
冠採芹祖母訓也伯母素性純孝姑疾經年竭力醫禱涕沾襟袂
見者爲之太息治家嚴肅馭下慈祥樂善好施親族及鄉士大夫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一

莫不交相贊述雍正丁未余官蜀地蓋臣懼懿行闔模日久無聞
致書請記其事方荷恩綸屢頒意在整齊風化合學公呈府縣督
撫據實以聞恭膺旌表此實朝廷曠典豈止宗黨戚里之光銘曰
盤根錯節視死如飴旣爛箕帚復謹卮匱女曰守正母道惟慈
熊丸午夜機杼無時歲寒松柏千古如斯嗚呼後世子孫其永念
兮無替此徽音之遺

明通議大夫邢公墓誌

邢其諫

曾王父觀察公諱義字介甫號東崖贈文林公諱順季子也以景
泰庚午八月二十五日生負資穎敏齷而能文治麟經成化庚子
舉於鄉甲辰會試中第十六名爲東省冠初令北畿長垣以外艱

歸服除補淮安之睢寧縣前後治聲大著行取四川道御史凡五
巡十載所條陳輿剔最多封贈父母及所配繼陞陝西憲副尋轉
本司觀察使母王太孺人九十有六齡無疾而逝公居憂三載復
起河南憲長偶以微病乞休時年六十矣太宰楊文襄公夙重公
治行連章起用公以桑榆景迫雲壑意堅遂絕出山想至正德乙
卯五月初九日卒正古稀歲也公配黃氏贈孺人爲贈都御史諱
銘女繼室任氏城南望族封孺人子五長清邑庠生早卒次淳正
德丙子經魁任山西襄陵縣令次澤兩中副榜嘉靖丁酉荐入國
子未仕卒次洪又次濂皆業儒女一適喬松公沉毅端介遇事有
爲蒞官多善政所在著神君之譽而始終清節不染一塵歷官近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二

三十年所遺惟城舍一區負郭三百畝橐中絕無長物析爨卽艱
於舉火先輩風流大都如此鄉行純備里人至今頌之乃屢議二
仲之典不果則無財不可爲悅耳片石久缺茲謀補鑿追載其大
凡而來昆繁衍書種相綿頗不愧閭閻若勉樹清時以光闡先業
是在我後人矣

洪母墓誌銘

邢其諫

庚午秋余謝事閒居有耆老洪象恆捧其母墓誌以請銘余嘉其
志之誠也援筆答之劉綺園曰墓誌之連篇必其子若孫貴而且
賢而亦有不然洪範不云乎五福以壽爲先象恆雖未仕而其母
九十有五之長年象恆今七十有二而猶延其一堂伯仲皆享上

壽仲壽歷險難而能全所謂壽爲先者實在是焉且也其母端座而化數日而顏色如鮮人皆擬之若佛而若仙其母敦慎大體德矩無偏親友莫不嘆洪肖川之有後而深嘉邢母之可法而可傳則象恆雖未仕其子若孫必有印纍纍綬懸懸歷百禩而綿綿揮此片箋弁之誌前以玉成象恆請銘之堅

明故處士西川李公墓誌

張爾岐

處士李公諱三重濟陽人先世遷自棗強譜牒失傳莫詳世系公所及知者至三世曾祖諱貴祖諱優考諱得用妣吳氏生子五人長曰紅次三畏次三省次三儒公其最少也生於嘉靖三十三年卒於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歲配王孺人少公一歲卒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三

於崇禎七年七月初六日享年七十一歲務耕桑敦信義性好施家不甚豐常推食解衣與困厄廢疾者孺人勤苦慈祥與公同德生子豔教之業儒公歿後二十餘年始入邑庠豔子並知學其長恆芳亦備員弟子蓋悉能恪守公之遺教云豔旣合葬處士孺人後十餘年乃鑱石表遂述其生卒大略以示後昆俾世世勿敢遺墜焉

貢士淳古府君墓誌

邑增生

任去矜

府君諱尙德字淳古號堠村先王父修職郎之五子也生於康熙戊戌八月望六日恬靜寡言好讀書能沉思弱冠遊庠旋食餼後棄舉子業潛心經學六十歲成貢士乾隆乙巳六月晦日易簣壽

六旬有八元配陳孺人生一女卒繼配吳孺人尋卒再繼王孺人忠厚勤儉生子三教以義方頗爲府君內助焉年五旬卒終繼王孺人乾隆庚戌卒嗚呼文行之詳具蘭圃先生誌何敢復贅獨所著述如周易義象本旨二部前後共十卷詩經序解四卷書經序解四卷春秋集傳八卷禮記補註十卷四書辨疑一卷楚辭正解二卷唐詩讀本二卷齊家要覽一卷自訂書藝二十首恐久而就軼謹鐫石壘上庶手澤得以勿替云爾

蒿菴先生墓誌

翰林院庶吉士

汪汝弼

先生姓張公諱爾岐自號蒿菴稷若其字也先世自直隸棗強遷濟陽曾祖諱信祖諱蘭皆力農父龍溪公諱行素好儒術教子以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四

學先生方幼年爲諸生時攻舉子業卽講求蒙引大全存疑諸書致力其中者六七年會崇禎乙卯歲龍溪公履大難先生聞變狂發取所肄制藝及自所爲帖括悉焚之遂絕意進取專研經術及兼通子史百家上下古今著有儀禮鄭註句讀十七卷當世鮮知者獨崑山顧亭林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中每與同志言學輒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長山劉友生亦錄藏於家迨至乾隆嘉慶間聖道日昌名儒輩出是書漸見施行矣先生嘗取儀禮石經本及監本考其脫誤或有脫經文一行者有傳文誤入於經者有石經已脫而元人著述本尙存經文者皆是正之原本藏艾大司寇家後恭逢高廟詔刊石經於國學盡從其說

又有周易說略八卷行於世夏小正傳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蒿菴集三卷胡書巢太守刊行之蒿菴閒話二卷李南澗司馬刊入貸園叢書今汝弼承乏濟陽復刊之別有詩經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吳氏儀禮考註訂誤一卷尙未刊會有時也先生慧悟過人於天人性命之故實洞達本源探明旨趣所著天道論中庸論及答顧氏論說諸篇皆前儒所未及言言之而未暢者他如經國致治積貯荒政兵法陣法太乙壬遁風角雜占凡可致實用者皆綜貫靡遺旁通曲註其初心未嘗忘世使終見用將見羣生沾被垂休無窮所全又豈一端也哉先生生於前明萬歷壬子卒於大清康熙丁巳年配朱氏徐氏子三孫三今距先生且百餘年先生之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五

書可得而見先生之言天人性命與夫可以實用者不可得而聞矣登其山入其里求其人不得不勝私淑景行之思爰刊石表諸阡以示來過者知所感焉

紹西楊公墓誌

趙爾份

蓋聞天地之間數與理而已福澤得之於天數也道誼積之於身理也理定者數自從積德未有不獲報積善未有不後昌者也紹西楊公諱廷翰子明公之子也秉資穎異賦性淳良幼讀書期於上達善工書法以此致身通顯殊不爲公難也乃試輒不利上有遲暮之雙親下有幼弱之二子年逾三十而卒此誠數之所不可知者矣然而公之二子秉鑑秉莊奉祖訓至於成立丕振家聲其

孫鶴齡等方興而未艾則所謂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卽在其子孫其理不信有可憑哉公享年三十三歲生於乾隆五年五月十九日寅時卒於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亥時辛酉冬秉鑑秉莊奉母劉孺人命啓其父安厝祖塋而立石焉余故爲之敘其事以爲爲善者勸

王和音先生弟子碑誌並序

舉人
艾方顯

先生之捐館舍也於茲六年矣其高弟邑庠生張欽顏世佩等恐先生之坊表模範湮沒不彰也丐序於余將以壽諸貞珉用誌不朽余固讜陋無能爲役顧誼不忍拒而又稔知先生之爲人勉爲之次其顛末舉其崖略以待淵博之外史氏先生名彥士字和音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六

性愷悌寡言笑孝弟聞於州里其爲文也經經緯史獲其片楮隻字率皆奉爲拱璧價重鷄林望之如龍躍虎臥岳峙淵渟本所蘊蓄以爲設施其教人也匠成翹秀匡導因材滿門桃李久而彌馨凡士里之魚魚雅雅奕奕熊熊者不問而知爲先生弟子也爰爲之歌曰 徒駭之濱毓有喆人誼真而摯祠茂而醇雪之立雲之浮肅肅而彬彬芝蘭奕葉視此貞珉

衛公諱洪亮字明宇墓誌

衛國玉

傳聞我衛氏世居山西平陽府曲沃縣高曾以還不可考也我祖諱萬成耕讀爲業生我父兄弟五人父居四諱洪亮字明宇生而志在四方攜五叔諱洪恩東遊擇濟邑居焉五叔業商生二子長

國樞在庠次國賢業儒轉鹽致富家累萬金雖身居布衣一時之鄉紳無不與之相往來結婚姻卽邑侯亦優之以禮貌享壽八旬生於萬歷三十年歿於清康熙十八年先母郭氏生一女適范姓係望族母程氏生國玉入庠迴思我父之爲人性剛而正直心義而好善造義渡建橋梁窘者周之訟者息之死而無歸者施之以棺葬而無土者予之以地於是遐邇皆以善人稱之且名動歷任邑宰解縣公旌之曰一鄉斯文哉縣公旌之曰功著津梁馬縣公旌之曰急課維商潘四公賜以德譽遐騰之牌郭四公贈以餘慶堂之匾由此觀之吾父可謂無愧於生前矣吾後人可觀法無改矣爰述其事以刊諸石非爲吾父博名也誠欲後之子若孫能繼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七

志述事焉已耳

凌雲楊先生墓表

進士

王者詔

凌雲楊先生諱秉鑑字鏡亭嗜讀書歷代史鑑無不博覽俱能舉其綱領然不習舉子業故例授國子監典籍後又舉鄉飲大賓先生十歲失怙雖冲年哀毀如成人斯時母孀弟幼上又有祖父祖母年齒俱高先生生養竭其誠死葬循乎禮事重親撫幼弟一門雍睦孝友之稱藉藉然徧族黨焉尤性好義舉邑濱大清河嘉慶八年河水陡發幾有泛溢之虞先生率衆築防居民得以安堵鐵中丞匾其門曰義全梓里邑自嘉慶戊辰以後二十餘年無登賢書者邑人咸以爲文星不顯於是建文昌閣修書院皆先生董其

事夫人情樂於觀成難於圖始先生經營維持不避怨不辭勞不居功先後十年不倦升任邑侯王松亭先生匾其門曰品端望重凡蒞此土者每興一工舉一役必曰請楊先生議之而先生仍以公事進見邑宰非公事則未嘗一至其庶幾澹臺氏之高風與先生生平寡言笑慎取與分別有讓恭儉下人雖不敢以型方訓俗自任而老成恪謹輩咸爭慕而趨效之若先生者洵可入善行之傳而無愧矣先生葬已十有五年其季子松齡將勒貞珉而請詔爲文先生於詔爲父執誼不敢辭乃據所及知者表之而次其世系先生濟陽人從山右臨汾縣雀村徙居曾祖諱美玥妣郭氏祖考諱作哲妣李氏考諱廷翰妣趙氏兄弟二人次公諱秉莊先生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八

居長元配劉孺人繼配王孺人子四人女三人長鶴齡出嗣劉孺人次遐齡三延齡邑增生後先生十一年卒四松齡邑庠生與三女俱王孺人出孫七人曾孫三人先生生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於道光十四年甲子享年七十二歲

子明楊公暨配李孺人墓誌

舉人

溫迺新

子明楊公諱作哲其先西晉人也順治初年公大父玉泉公自臨汾縣東官雀村遷於濟邑以清白寒素起家男四人其季曰光若公之父也爲人忠厚勤儉基業於以丕振男二人長子範次卽公也公少以孝友聞讀書通大義年甫冠入大學凡有關學校文教者無不急公奉義故司鐸李君深器重之有望重成均之褒居城

邑足跡不入公門族黨有貧乏者求於公公周濟之無難色人稱
爲德行長者廟宇橋梁宜修補者莫不仗義輸財以贊其成邑侯
郭明府以樂義堪風四字匾其門蓋公之實錄也元配李孺人同
邑萬實公之次女正位閨內與公合德亦有古賢媛風乃年逾五
旬公之子紹西公卒公撫幼孫以治家務精神不倦康強逢吉其
孫秉鑑等兄弟濟美克繩祖武曾孫輩復英毅沉重均屬有造之
器足以綿世澤而振家聲豈非公培植者深而淵源有自哉公享
年六十六歲生於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戌時卒於乾隆
四十九年正月十八日未時李孺人享年八十二歲生於康熙五
十九年八月初八日戌時卒於嘉慶六年三月二十日未時旋於
十月十二日合葬於城西之新阡爰欲立石墓前以垂不朽余故
據其實書之以爲纘承者取法爾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四十九

試用訓導洪偉烈先生教思碑誌

舉人 賈壽年

漢魏昭云經師易獲人師難遭經師博學詳說精訓詰明傳註自
足廁毛鄭之席若人師則不以文貴而以德尊大而綱常名教細
而動作語默行治中庸遇物輒化故敦倫則胡元安飭躬則陳仲
舉雅量則黃叔度且溫良若翁子沈誠篤若郭林宗輩出則澄清
處則勵教乃能楷模閭里坊表膠庠自餘以下誠哉難已偉翁洪
老夫子邑歲進士也少年失怙太孺人在堂獨能勵志縹緲與昆
季勗奉養以家中貲齋居授教資脩脯以供旨甘四時珍羞務

適親意自是孝友稱於鄉閭道學播於州郡薰善良者不知凡幾生平讀書傳道惟以湛經術敦倫常慎言行惜陰隲爲要所著周易引鑑易經會解已進呈乙覽若蒙養傳薪傳家寶鑑養正齋詩集均尙未出而問世綜其砥節勵行專以錄功過焚淫詞獎善書爲汲至若幽闇不欺瞻視必正則天性然也方諸兩漢經師人師夫子當之兩無愧矣是以訓及門獎後進諄諄懇懇以身作則故每年親炙生徒不下五六十人於虜盛已今夫子歸道山同門皆愴懷教思年從遊日久見聞尤真遂謹述顛末以誅非敢貢諛亦願一時列門牆者皆得附夫子之名而益彰云

洪公大猷字偉烈墓誌

翰林院檢討

洪折桂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

大猷兄字偉烈又字覺山吾師也植村前菓林十餘畝爲書舍於其中因自號南林兄賦性方正制行謹嚴嘗立功過格以律身鐫孝經圖像與陰隲文以勸世又精理學工書法及繪事初隸學宮卽豪邁有聲其爲制藝也每出入莊騷史漢及唐宋諸大家不屑屑就時文檢括以故屢舉不中課業灤源書院與郭春臺韓魯人諸名士疊相爭長海岱英華刊其文行於世嘉慶丙寅以久餼貢太學遂絕意仕進杜門下帷然胸羅之子史日以富制藝之去有司尺度亦日以遠居平風規峻整盛氣忒容罕接其間以兄芳型洵足當一時偉人以表彰其光烈俾遺則於來者而猥及余非任也惟以親炙日久相知彌深故於戊申春祀之餘命堂孫穎川錄

其梗概以示後昆云

武略騎尉碩甫郭公墓誌

齊河舉人

張兆錫錫韓

郭君諱鴻基字碩甫號魏齋山西澤州府高平縣人其先居邑東北之長受里家累代世宦至君又敕授武略騎尉久稱名門望族矣道光十七年來濟與濟邑文人學士深相契洽遠近聞其名咸樂納交焉爲人性情和易不與人相校而遇事敢言却無一毫阿曲尤善經理商業當同治年間鹽務廢弛賴君極力整理乃就平善君胸中之蘊略已概可見而施粥活人濟貧救苦尤嘖嘖人口而不衰誠有實德及人者歟遺子五人最少者天餘俱名列芹籍謂非君之栽培者厚歟茲當勒石告成衆復不忘其餘德因爲之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一

頌其辭曰 偉矣先生累代簪纓閱世族晉省垂名寄籍於斯久重觀聽德光日月譽望顯隆縉紳共仰庠序咸稱不忘舊德同樂碑銘悠悠千載先生之風

大學生郭公墓誌銘

歷邑舉人

王廷槐子棟

公諱曰崙字曉峰卒於光緒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及宣統三年冬其次子邑諸生佐卿名亮輔者始揭公生平事蹟屬余爲誌以銘之余與佐卿交最久自知不勝亦不敢以固陋辭獨念郭氏在前明爲濟陽望族有科甲有顯宦有淑德有遺愛其人其事皆可傳而實賴公一人表章之力附載邑乘而公已書名與前人並垂不朽矣及覩公生平事蹟乃歎公果一代偉人其特立獨行自有足

以不朽者正不必附先哲末光也公秉資明睿遇事敢爲持己極嚴而待人以厚生平所嗜無如讀書故年逾八秩猶日手不釋卷也唯是冲幼之年遭家不造甫弱冠卽屈志懋遷中年稍有積儲悉充周贍酌酢之需族姓里戚有以婚喪困迫告者皆有資助視齷齪者蔑如也在昔夢疇公捐施地畝若干頃年久湮沒公獨考查詳明悉標識之縣署東有家祠貞節坊恩榮坊金榜題名坊公皆重修數次城東先塋喬木樵薪胖饗久缺公掃除荆棘歲時必率族人致奠又自栽柏樹八百餘株則郭氏先靈罔怨罔恫矣公又憫本村居民率多苦寒急於謀生緩於課讀雖有聰穎子弟無力延師授書目不識丁者不知凡幾因倡率村人設立義學創造

經營不憚辛苦又獨力捐地十五畝招佃納租爲延請經師館穀數十年中凡城中修葺文廟大殿兩廡節孝祠文昌閣奎星樓諸役皆公董其事並有捐輸聞韶書院向有存金數千分寄當店生息爲山長修金士子膏火兵燹後各店俱歇此項浮寄縣庫漸就消耗公商諸衆紳稟請邑侯將此項置田數頃俾山長歲修士子膏火永遠有著每遇歲試向在書院舊例係士子自備几案後雖添修木號試畢輒被人攜去院人亦有拆而爲炊者不數年則蕩然一空公倡議於東西文場修築石號又虞考棚或有傾圮復將夢疇公舊捐曲堤鎮彌勒寺地十六畝請諸邑侯歸書院作考棚歲修之資卽此一役凡經兩邑侯書凡十數上始得允行則公堅

忍之操彊毅之行亦可想見梗概矣跡公一生行誼與夢疇公先後輝映但夢疇公以佳公子席豐厚之資其舉事也易公家不過中人產而慷慨好義急公樂施是爲難耳夢疇公之軼事有邑乘在而公之盛德烏可以不誌公生於嘉慶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享壽八十有四歲葬村西之新遷德配周孺人祔焉有子二人長亮臣次亮輔孫五人汝駿汝騏汝驊汝驥汝驤銘曰 跡公行爲舉世無儔推公志氣可傲王侯克光前烈迪德揚休恤人造士實貽孫謀必有賢達紹厥箕裘河水永固孝義千秋

郭佐卿先生教思碑誌

歷邑庠生

任以炯

國語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顧君親並重自古爲昭而師道或有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三

興替之不同尊師統者其惟漢與宋乎故三代而下文化之盛亦首漢宋兩朝師統之隆夷固足覘學術之盛衰乎迨至有清比隆漢宋而卓然經師亦各樹一幟焉吾師郭佐卿先生設帳授徒著錄弟子常數十人是真繼往開來能承漢宋之師統者先生誠篤嚴毅動循禮法雅善詞章尤邃於易弱冠舉茂才以試高等爲增廣弟子員光緒丁酉房荐未遇其設講席也精於講貫字分句晰循循誘掖終無倦色是以門下士掇芹香食廩餼者歲恆數人設教凡四十年濟濟多材庠序蜚聲其下者亦歸爲鄉里善士先生之教澤可謂深矣然而垂教之本更不專在章句也先生內行純備至孝性成太夫人嗜羊脯每歸省必攜以進因之友生之餽獻

無不具柔肋者其他足爲人子矜式者尤不可殫述是先生以孝教人也郭氏本濟陽鉅族丁口繁衍而譜牒失修太公曉峯公每引以爲憂欲哀集之而未逮也先生遍歷各村周咨博訪數載辛勤彙爲巨帙終成先人未竟之志是先生以敬宗睦族教人也慎於交遊不苟言笑然所接納者皆端人談道論文不及諧謔嘗謂比匪之戒著於義經三益之言垂爲聖訓可不慎歟是先生以善交久敬教人也民國九年夏曆二月初七日先生卒於里第門人聞之皆慟哭失聲曰山頹木壞矣而今而後吾儕將安所仰望哉心喪旣闋猶有餘哀越六年丙寅同門諸子追慕之懷久而弗替羣欲勒西山片石以慰仰止之思而囑以炯爲文以述之易臨之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四

傳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吾輩驚下固不敢以昔賢齒而先生餘韻流風至今未沫歷數十載教誨如新卽擬之以漢宋經師何多讓焉今者斯文墜地師道久衰倫紀凌夷國以不競誠得如先生者數十人散居九牧鄉校之間主持文化挽回頹波則世道人心庶有豸乎爰撰次其事被之於石爲言師統者存碩果焉先生諱亮輔卒年七十二歲元配洪繼配李皆封孺人子三汝騏汝驥汝驥孫一培梧

張節母宋孺人墓誌銘

宋丙辰

孺人姓宋氏予之從堂伯姊也適張公諱順呈字占五僅二載而張公捐館時因有遺腹子故不敢隨夫並殞明年舉一男名希昂

由是上奉姑嫜下育孤兒與孀嫂陳孺人同居一室紡績以外無他事迨翁姑既歿兄弟各分爨姊獨理家政督耕課織其後爲子兩娶名家女是慈母而兼嚴父之職淑媛而操女士之行數年以來有孫七人女孫一人曾孫數人其家漸以豐裕皆姊之冰霜苦節有以感彼蒼而獲福報者也同治戊辰請旌褒獎遂入節孝祠享年六十七歲歿於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一日明春三月吉日始於莊北祖兆之次與張公合葬焉歲在庚子復將石刻送於節孝祠中其子予甥也因知姊之行爲尤詳來囑以銘故爲之銘曰
士顯其施其行易知女處於私其有誰窺嚴父慈母不見缺虧葬有卜壤其吉在斯嗟維伯姊經得以身貞靜純一孚於屬人福祉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五

在後有孫詵詵琢詩告美愈遠彌新光緒二十六年

張節母陳孺人墓誌銘

前人

孺人姓陳氏年十八適同邑處士張公僅二年卽失所天遺一子方在襁褓張公諱士主字天錫捐館時孺人欲殉僉勸之曰焉有堂上祖翁姑及舅姑在膝下孤兒存而於禮得死者乎孺人然之誓養老撫孤以慰夫志於地下於是上奉四親孝婦兼賢孫之職下育孤子慈母具嚴父之忱無何姑魏氏亡繼姑趙氏至孺人事趙如事魏趙生子三人孺人助之撫育教養俾各成人趙常指之訓三子曰嫂愛汝過於我昔韓文公爲嫂服期汝等共誌之及三子皆娶孺人復率三姒治家持籌主撮無失家道由此愈興厥後

孺人得二孫及曾孫五世一堂兩廡其門皆孺人之德有以致之也孺人性溫和寡言笑孀居三十餘年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終年五十五歲卽於本月十八日與張公合葬於莊北先人之兆迨同治十二年蒙恩旌獎入節孝祠其子希昇準給奉祀嗚呼榮哉母範之賢積德之報均足以銘之銘曰 女有四德習於性成其動以禮其守以貞允淑孺人由困而亨金石勵節旌獎蜚聲迺奉四親孝符戚里迺教孤兒譽馳遠邇撫叔課孫靡間終始貞靜幽閒蹈矩師氏展如之媛秉是芳型周旋上下其法流馨神祠永奠吉壤効靈推求美實列此碑銘光緒十八年

侯靜翁先生教思碑誌

邑舉人

李芳園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六

老夫子之教澤難忘也非一日矣夫子世居邑東北之呂家莊姓侯諱方坤字靜翁曾祖諱立德曾祖妣李孺人萬孺人祖諱禹字建功祖妣李孺人考諱存有字萬倉妣蘇孺人繼妣董孺人德配安孺人凡皆農桑守業詩書居心其家傳也夫子厚重端謹由邑庠生食餼出貢就候選教諭職處世則型仁講讓一鄉銘恩訓徒則蹈矩循規諸生戴德其裨益於人有非語言所能罄者同治四年鄉人公送匾額列門牆者作門人錄以懸於門非明徵歟惜乎有子名越未冠而卒過郭家紙坊茂祿公之次子爲嗣名鎮鎮有子亦早卒夫子爲乏嗣慮商於族叔金陵先生遣園赴商邑瓜王莊過東山公之次子爲孫以綿宗祧名貽謨字燕翼現業儒天不

沒善人或者此其昌機乎夫子生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寅時享年七十五歲當年受業者欲刊墓碑以誌坊表因園從學久而以文屬園不得以固陋辭是爲記

劉佩之先生墓誌銘

萊陽優廩生

于桂山

夫子姓劉氏諱玉甫字佩之同治甲子科舉人世居濟陽曲堤鎮於庚午歲選授萊陽教諭邑諸生預覓夫子中試文捧讀之始知其志和音諧良由太夫子諱金鏞字仔韶者之家傳有素耳是年冬十二月蒞任時有依文廟殿牆爲佛龕者立命去之其崇儒重道可想而知初與族叔成麒公爲同年友適成麒公與其姪因勃谿纏訟夫子聞之邀至署婉辭理諭公卽願讓其姪姪亦愧對於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七

叔同與夫子歡飲而罷其至行感人如此至於內耿介而外雍和渾渾不露圭角臨事果決乃天性也日與諸生講學課功以孝弟忠信爲切務以躬行實踐爲要圖勤勤弗懈循循雅飭時邑諸生若鄭炳麟李瀛瑞孫鴻章王蘭蓀王塾與趙湘三晉三于懋宗可宗皆以討論爲邑名士卽山亦趨承於內焉想一時春風桃李蔚人文於門下秋雨梧桐葆華實於窗前及今思之恍如昔日乃於光緒丙子夫子欲告終養以山等懇切挽留而未果踰隔歲不幸以肝疾終於任弟小宋來署省視竟握手不得一言惜哉何修文地下之急也夫子生卒行述詳載譜書不復贅特卽居官時略誌之且爲之銘曰 苜蓿三餐不羨高官講經劃地冷署周旋一病

遂歿天不假年不得終老遺恨終天爲歌薤露之章爲詠蒿里之篇酌醴奠執紼送白衣素冠含淚一別聊慰歸魂於九泉

劉仔韶先生教思碑誌

廩生 高麟書

夫子姓劉氏諱金鏞字仔韶生於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寅時道光己亥科試入邑庠咸豐辛亥食餼同治丁卯貢太學生壬申世兄佩之以孝廉任萊陽縣教諭夫子例封修職郎光緒元年兩學師以孝廉方正題舉固辭不獲卒於光緒五年十月十二日申時享年六十二歲同學諸生痛音容之遙緬典型之墜咸欲刊石誌之囑余爲之文愚實固陋終莫能辭遂想夫子一生居心則憂勤惕厲制行則正直端方嘗囑門人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五十八

在家能爲佳子弟者在校卽爲佳弟子二三子務於躬行求之所以聖經賢傳凡有關於倫常者講論及之必再三詔示務使有心得焉且吾師負一邑重望學士之景仰無足異矣乃一二不馴者流一見夫子亦頓改其常卽我輩滿肚俗腸睽違之餘每次請見而矜躁爲之一肅嗚呼模範之雅依然父兄教諭之恩宛同雨露念我夫子其今之成人與抑古之賢士與愚之所見如此至若刪改詩文講究典故殷殷懇懇終身不倦豈不繫思特千言莫罄故略而不據云

烈婦李鳳崗妻碑誌

進士 張廷棟 淮山人

嗚呼我國民之所以錚錚佼佼雖歷億千萬劫變故紛紜而終不

失其秉彝之性以力持於人物之交者豈不以我中國數千年來神聖相傳之大經大法以正三綱以惇五典以立三才於以見神明之胄禮義之風衍爲世道著爲民彝寶爲國粹以存人道於幾希也哉顧此幾希之存非稟扶輿清淑之氣懷聖賢名教之防而節勵冰霜志光日月者亦未足以語此故士大夫猶或難之而不謂得之一弱女子如濟陽北鄉李烈婦者其事蓋足以風焉烈婦趙氏廩貢生候選訓導殿珽長女生有淑資幼嫻姆訓每讀古烈女傳輒慕之年十八歲適同邑李氏鳳崗鳳崗體羸善病烈婦奉養周至又事舅姑以孝處娣姒以和戚鄰同稱賢德焉光緒丁未正月鳳崗以病歿烈婦搶地呼天誓以身殉家人守之嚴不得遽

遂其志烈婦乃稟命舅姑爲夫立嗣視夫含殮畢強起如常旣乃以己奩資分給諸娣姒及小姑輩語之曰吾舅姑得諸伯叔吾父母得諸昆弟事奉必謹吾其無事矣遂於三月十七日乘間仰藥死距其夫死纔五十六日蓋其心已素定也古人云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又云慷慨捐生易從容赴義難如烈婦之死可不謂重如泰山從容赴義者歟嘗見士大夫居恆談節義事輒不禁感慨激昂以取義成仁高自期許一似文信國史閣部諸先正之精忠大節乃所優爲者及至遇大變臨大節則逡巡退縮視息草間甚至易轍改絃苟圖富貴如長生樂老以視烈婦之殉其所天久而不變者不啻有人禽之別矣斯亦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爲乾

坤正氣之所存而人道賴以立焉者也烈婦殉節時予適權濟篆本邑紳士傳純如等以狀來請予牒大府以旌於朝且丐予文誌其事予維表章節孝亦有司之責也是不可以不文辭爰誌崖略如此並爲之銘曰 坤道從一三綱乃立矢死靡它捐生弗惜是國粹之所存奚啻重於連城之璧

勅授修職郎王公玉衡暨配王孺人新遷墓誌銘

劉松嶺 進士

蓋聞聖人垂世立教爲古今不易之大典者惟臣子忠孝二事而已然嘗披閱龍門世家及歷代諸史見夫名登天府輒棄所學而不顧者往往有之將古所謂移孝作忠足以食祿無愧者竟難其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十

人焉余今觀夫大司訓王公足以當之矣公諱熇字玉衡係九江府參謀欽加六品銜清遠公之季也公兄弟六人同母者三貴派行四自十五歲失怙其伯兄岷仲兄岩叔兄岫俱各分炊上依孀母梅太安人下撫兩幼弟一穉妹孀孤苦度幾不能應試南宮梅太安人以名門淑媛素嫻內則頗通詩書稍能以母兼師而公得志於學及長從商邑名進士翊宸馬老先生遊由縣學以及食餼嗣緣久困棘圍遂絕意鄉試入成均而就教焉歷任莘縣陽信縣教諭觀風閱課每以格言昭示弟子始終不倦問字者履恆滿於戶外受業者坐常設於帳中以故諸科領鄉薦者有人登賢書者有人雖人傑之門牆彥先之儒宗不是過矣解組而後奉侍高堂

愉愉瞻顏無少拂其意處兄弟有姜柳二氏風梓里談孝友者必歸之公之五胞弟峯早亡所最友愛者伊六胞弟崢料理家務朝夕不懈故家業得以稍裕崢公多有力焉尤有過人者梅太安人染患痰疾公朝夕侍側藥必親嘗至安人壽終殯後歲時奠拜未嘗不沾衣泣下公之忠孝如此視彼桂客杏賓棘卿槐宰生而幻榮歿而詬病者孰得孰失哉公之德配王孺人係邑太學生作誥公女布政司理問玉琅公之姊增生純襄公之姑母也自歸琅琊後事姑夙夜惟謹盥奉盤匱食奉七箸出入奉杖愉色惋容殊得姑母歡心與妯娌雍雍和睦中饋必任勞推逸無纖毫妬忌意公無內顧之憂得以肆力於外者洵孺人內襄之力居多公卒於咸豐六年四月十二日享壽七十五歲孺人卒於咸豐五年臘月十二日亦享壽七十五歲所謂白首偕老壽考同歸者非耶矧夫少君四人長嗣伯公次三業儒四入芹宮孫輩有六東杲東甲早遊泮水曾孫亦六福五獨步郡庠椒條之盛弓冶之昌綿綿曷有艾期哉余與公本係世好兼同桑梓後以四少公天爵寄雁之請聊述公之生平大概既誌而系以銘曰 孰博學而軌正爲儒則醇孰長才而小試爲吏則循好速伊何令德維均羨弈業之纍若冰操常新喜盈庭之森馥麟趾其振懿哉同室福壽並臻伏枕也而病無異症仙逝也而僅隔一旬靈輻並歸於新阡夫是謂之同人不朽者三咸備厥身何人無亡有幻有真垂於後世萬古千春

王崇愷先生墓誌銘

邑庠生

王丕承

卽事論功在人頌德功成德立載之於碑日久年遠聞望顯赫王師崇愷已作仙客生時行爲超越同輩始則貧兮財不苟得後致充裕毫無吝嗇家政井井無可指摘師之講經大可法則返躬內省如恐不克與徒交往有寬無窄合掌靜坐人十已百訓迪徒衆仔細講拆師之存心温恭允塞了苦還家不憚夜黑施方見效不錯時刻著手成春師功如彼靈驗彰彰精誠素胚戴德林立東西南北各遵師法無敢改革當日歿兮泰山其頽茲碑矗立詳書以筆因師洪功念師大德師徒感情幽冥豈隔剗劓告竣祭用罇壘於昭師靈尙其來格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十二

清蓬萊縣訓導宏遠張公暨德配

楊齊賈

宜人墓誌

并序

邑廩生

張依泮

謹按墓誌多爲子孫者倩名人爲之自爲之者甚鮮名人爲之便於稱頌寓顯揚意然稱頌失實古人亟詬病之夫誌者道其實也道其實者何妨自述徵諸傳述嘗有達人生前自撰墓誌者凡以他人道之總不如自道之爲親切耳泮今兄弟皆亡責無旁貸所幸先人罄欵尙存留於心目中未嘗或忘因此不敢以自道爲嫌不敢以譎陋自諉據實直敘凡粉飾詞概不敢出存信史也爰沐手謹述之曰

府君諱還午字宏遠行二又行五貌清癯身頎而長賦稟素厚故

雖耄耄精神不少衰性爽直與人交惟以坦白從事家人有愆尤呵斥立加然過改卽止不終日怒幼受庭訓邃於學庸講衍貫通分合解及老嫗素喜吟哦著有遠遠齋閒吟集四卷道光庚戌遊庠轉歲幫增時值捻髮雲擾魯省騷然府君率眷屬轉徙避難遂輟學同治六年由增貢報捐教職八年以黃防案得外獎署新泰縣訓導九年因肅清案署鄒縣教諭光緒元年實授蓬萊縣訓導三年加翰林院孔目銜任內培養士子彬彬稱盛同寅皆肝腸相通納交者頗衆光緒二十一年致仕旋里後年雖古稀健步猶昔惟以耕稼爲樂事衣褐布屨粗糲自奉綦儉至提倡文廟橋圩各工雖施巨資不少惜蓋天性然也先是府君年旣冠先妣齊太君

來歸道光甲辰先兄癰生太君多病事府君十七年卽世相繼先妣楊太君來歸同治壬戌先大姊生楊太君事府君僅三年亦去世又繼先妣賈太君來歸同治乙丑二姊生己巳泮生壬申三弟烈生光緒己卯四弟鎮生厥後家寶家勤家檀家儒家昂家喆家和孫枝七人曾孫爲府君所及見者惟景範一人至敬範楷範晉範昶範慎範懋範以及玄孫康之等皆未得仰承顧復僅含飴繞膝娛賈太君之前者十餘年耳府君生於道光五年三月十五日民國三年舊歷十月十三日棄養享壽九十歲晚年鑒於停科場立學堂講憲法舉議員知世局大變因遺囑云今後儒生自守必不能謀自立爾等務隨時求學業以謀生活然學業無論若何變

化吾張氏勤儉之德忠厚之風其慎守而勿替焉府君去世又十二年賈太君亦棄養享壽八十有五歲泮思人生不過百年惟德澤能以永於世吾等果克勤守職業安分隨緣不惑邪僻不習奸慝寬厚居心輕財重義非卽先人德澤之貽相傳於無窮乎願與寶等勉之

清泗水縣訓導鑾坡張公墓誌

邑廩生

張依泮

公家諱還鍾官印元鐸鑾坡其字也公之父諱定符母吳氏道光七年誕公於濟陽西鄙皂李莊伯仲三人而公居其季自幼未就外傳詩書皆授自庭訓年十五應童子試文成宗師署曰清言見骨不染點塵雖未遽售名已大噪儒林矣又十年始補郡庠當年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十四

鄉試卽膺鶚薦惜詩有失黏處未入選厥後奮勵益甚肄業省之灤源書院凡全省士子講學其中者有異文奇字悉就正之莫不剖析縷縷以故院中一時有書庫之目惜乎文章憎命屢試未售年幾耳順僅以上舍貢成均家人傷之遵籌捐例納貲入都將公名補吏部廣文冊又遲二十餘載光緒丙午公之年已八十有二始奉檄署泗陽縣訓導然公之年雖邁公之志益篤到泗之日值朝廷變法科場已停泗諸生多輟誦讀講新學公慮其習於奇袤愈趨愈遠也時晤諸生必以孔孟實學爲解解之不已爰勒石明倫堂左標其旨曰國家宗泗公慮世之意蓋已微而顯矣公一生之儉約自奉謹慎自持尤非他人所及夏不葛冬不裘饌不腥飲

不殍足不步會場身不到劇前雖至契暢談語無戲謔公殆今之
古人乎或有慕公持身之正讀書之博而以未通籍爲公惜者不
知公耄年績學著作等身固不以窮通爲顯晦所著增廣人物串
珠二十卷四書典林續編四十卷其他若通志備考困學紀聞後
編等著述甚多公嘗曰吾濟自蒿庵先生後著書者闐寂無聞盍
士之不求實學乎繹公之言公之志可知公之名亦可由斯著矣
公捐館於宣統二年八月享耄壽八十有三德配李孺人早故時
公年尙壯鄰村有新寡再醮者族衆議侍公公堅拒弗納曰昔吾
文祖不納醮婦衆未聞乎此議如成男女兩敗節衆何取焉議遂
寢公之子五人皆善持家公之孫曾尤衆長者皆知力田幼者附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十五

學課讀天資有甚佳者異日書香之繼堪預卜也夫

恩貢候選教諭价侯高老夫子墓誌銘

邑廩生

郭聯第

余師高公諱維藩字价侯爲邑名士髫齡失恃哀毀若成人事繼
母以孝聞侍父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經年大事畢妹甫數歲
弟維瀛更幼公與內助撫養成立嫁妹名族課弟耕讀人咸稱之
公嗜學善屬文緣家寒以舌耕爲業四十餘年英流雲集率多輩
聲庠序光緒辛丑冬公見學宮傾圮倡率同學稟請重修掌聞韶
書院數載公正廉明口碑載道邑令祁公深雅重之號爲忠厚長
者公爲諸生時科歲試頻列前茅食餼後冠軍者數次旋由恩貢
註冊以教諭用素以正人心端風化爲懷常印桂宮梯不可錄等

諸善書以勸世公配吳氏孝淑恭儉二子芳桂居長入縣庠次茂桂爲邑名童因停考未隸芹籍女一一適景姓一適李姓煥炳煥海其兩孫也嗚呼公一生事親孝待弟誠持己謹與人恭以勤儉治家以廉潔處世誨人必循成法教子專事義方其品行之端正豐采之嚴峻後生少年望風斂戢使公得享遐齡補缺授官才能報國功名事業不難立就奈何年未期頤學未用行竟邁疾而終也琴書之暇有餘恫焉歿年六十有八歲來弔者悉感泣及門念公之盛德僉謀捐資建碑以誌永遠以余從公久斯知公深而屬文於余事關義舉卽荒筆疏陋誼何可辭爰作誌而系之銘曰

持身清潔兮曲徑不投足待物平公兮教誨無吝意孝友無間兮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十六

始終胥如一言行惟謹兮大智常若愚品望素著兮天壤真無比耕讀傳家兮門第多旺氣千古流芳兮令人思不置書香綿遠兮子孫其逢吉

張節母墓誌銘

邑貢生 趙殿珽 笏堂

自古節義之操求之鬚眉不易何論巾幗孝養之純問之簪纓已難何況女流不謂余鄉如張節母者何其性之所近心之所存竟無愧節孝兼全之實也節母東鄉存約觀音廟徐公建文次女夢蘭之妹也幼嫻姆訓寡言笑年十七于歸直約龍王廟莊張公欲河之五子在朝伉儷甚篤處姊妹如娣輒得翁姑懽心年二十夫在朝以病歿終日痛哭誓以身殉家人勸曰翁姑春秋高矣爾當

代夫送終何得爾乃隱忍不死事翁姑極盡孝敬里黨無間言光緒五年翁以疾歿喪葬無不盡禮遂與姑同處奉甘進旨朝夕無倦容姑年九十五歲病革謂之曰爾一生苦矣答曰是吾分也何苦之有縞衣茹素歷四十年如一日焉節母生於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吉時卒於民國四年六月三十日卯時享年六十七歲無出初以二伯兄女爲伴撫之如己出及嫁出鍼黹所積供奩資繼姪永昇爲嗣欲立石於隧而請文於余余老憊不諧於時恐以尋摘惹人譏誚實不勝惶惶懼然忠孝節義之大終有不歿於天壤間者所謂草野一言其亦榮於華袞者乎爰爲之銘曰 坤道從一四德乃立節全終始儉約是至孝通內外勞不爲苦是以綱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十七

常倫理之所在可並濟水而千古

爲盧大慶先塋表墓碑誌

邑舉人

王昭佑

維年月日旣建碑於莊東先塋之次乃屬昆季子姪而告之曰我族自隸籍濟陽數百年於茲矣蕃衍到今道濟潔者咸欲訪盧氏殯宮以誌嚮往我後人其奚以碑爲蓋碑者悲也思先人之聲音笑貌而不可得則不勝其悲痛之念必舉累世相傳之家範筆之碑以示子孫抑反本垂誠之意也夫木之生也其葉茂者其根必深水之洩也其流長者其源必遠嘗見富豪之家仕宦之族門楣卓越甲第連綿過其里者輒低徊贊歎而不能去曰此某某之裔今日之顯榮皆其先世之德澤所遺留也而後嗣坐享其成罔知

艱難水源木本之思顧乃矜誇驕淫不啻拔其本而塞其源焉迨數傳之後而當年之廡仕華屋經再過而或至爲墟噫此生民之什無逸之篇周公之所爲作也吾家自先世以來非有德被於民澤及於物之功也亦惟是力田服賈讀書曉義以世其家然而門以外里黨共處與物無爭也有無相通與人無校也門以內長幼無勃谿親疏無詬誶其或子弟不才有個越規矩者則以家法繩之企至於率德改行而後已蓋寬不害義嚴不傷恩祖宗相傳之家範爾也及今以觀益信庸德庸行所難能積久而必食其報也不然若吾姪永祥者弱冠遊學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蒙國家之恩得錄勳勞躋貴顯位上將說者謂門庭改色宗族增輝詎知涵煦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六十八

於數世之久矣嗟呼栝棧猶新孰思先澤箕裘如昨誰念苦辛我不敢知曰後嗣之遏佚前光亦不敢知曰來者之克繩祖武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言祖訓之宜法守也况乎宦遊四方託迹靡定寒暑缺杯漿之薦壠邱無坏土之封一旦驅車旋里望馬鬣於墳頭宿草縈迴旣盡然而神傷試詢其昭穆之序宗派之分蓋有茫乎其莫解者然則今茲之各碑塋墓庶報本之思垂訓之意胥於是乎在故誌之

王公盤瑞墓誌

王昭佑

族祖芝九公諱嘉根學名盤瑞同胞三人公行二又行五年九歲遵嚴慈命爲三胞叔嗣成丁後叔父母爲娶王氏女當是時椿萱

並在堂公侍養維勤始終無間族黨以孝聞公天姿英邁性情豁達不以貧富動其心家道雖窘而努力學問無間晦明年二十有四補博士弟子員未幾而兩家父母相繼歿斯時諸子冲幼並令就傅意欲擇質較聰慧可望有成者以繼書香庶無遺祖宗之羞公之素志然也當清同光之間連歲旱荒米珠薪桂全家食指待哺一人而薄田所出不足自供食用乃命諸子各執一業而公亦設帳育材以助不給噫艱哉余每歎慷慨慕義守正安貧之士代不乏人卽如濟潒下里無瑕以清節顯蒼屏以講學終其尤著者蒿庵先達絕意科名曲盡孝思此皆居賤食貧不求聞達而名德昭於邑乘公以韋布寒^儒孺諸艱歷試其接物也推心置腹胸無芥

蒂會事有不平相持莫解不顧強弱準理面斥曉譬百端當日鄰里鄉黨得公排解而克保身家者不可勝數其爲學也理原經術法本名家余見與時彥論文援古證今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其論議之高有非俗學所能喻者惜乎時命數奇十年讀禮不獲與山左名流麀戰棘圍高標蕊榜惟此爲遺憾耳猶幸天祚善士叔子多材商業熾昌家累鉅冢嗣賦性醇篤儘能督理家政孫枝秀發各守一經以成先志而通籍仕版者已有年所矣論者覩公家之旣富且貴及身而見益歎慕義守道之儒其食報之速不負當年之苦心者已如此迄今公歿幾二十載而事遭困難輒思老成僉云先生若在吾輩當不至此其足動人之思慕也又如彼

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微公其誰與歸

奎文閣典籍柏君逢殷墓誌

歷城進士

徐金銘 庚生

嘗聞同心同德創業永垂一死一生交情乃見以致管鮑雅誼分金能至忘形徐黃高風置芻尤徵結契我不敢知曰末流交誼克以媲美先賢洎乎知己聯盟委之重任他方共事用以理財其人存則美盡東南其人亡則恩垂永遠想念之不置而永歎之永歎之不已而傷感之傷感之極輒欲以鍾情之厚勒諸貞珉夫固使二美並壽矣按濟邑柏君諱逢殷字伊臣性情肫摯勤儉無華與歷邑穉厚李先生交素善光緒初年授柏君資本立合興醬園在稷門之右開創伊始頗費幹旋後雖式廓日增規模尙隘君以仔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七十

肩任之視如己業舉凡接物用人必盡以禮待以誠握算運籌必忠其謀而核其實夥友悉如指臂之聯拱衛心腹貿易莫不斟酌損益一秉大公蓋不數年而楚楚可觀矣由是源遠流長利擴充而愈廣日新月異舖分設而自饒雖云平地爲山功本積夫一簣百川會海趨原異夫殊途伊臣誠李公之助也詎料客冬歸里不疾而終時年七十有三歲夫上壽古稀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固不爽一別永訣君之所以負望穉公者又何驟耶嗚呼修短有數聚散無常幽冥異路者其跡始終不渝者其心彈琴蒿里絃絕已少知音掛劍枝頭魂來尙監夙諾生死一心今古同揆矣李公爰出囊貲四百緡遣君之哲嗣永誠爲立石以誌相契之厚兼示勸

感於夥友柏君雖往一如不往李公亦高誼可風矣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清和月

王振卿先生教思碑誌

教諭 韓天衢

先生姓王氏諱祥麟字振卿爲濟陽名宿兄弟三人先生居次孝友溫恭出於天性幼從堂伯行素公肄業及長受業於周公子綬李公肖巖刻志勵行讀書別有心得不及汲以功名爲念弱冠後教授於鄉口講指畫終日無倦容一時衆望交孚內外無間言先生二十四歲入泮三十六補廩越七年貢成均因親老需人遂輟舉子業奉養外專課生徒及子孫作文以清快當先讀書以解經爲主制藝一出見者奉爲楷模當年英流雲集滿縣桃李半在門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七十一

牆得先生栽培蜚聲庠序者百餘人先生配朱氏例封八品孺人孝友恭儉子二丹湘居長縣丞職銜丹澤次之邑增生雲峯雨峯其孫也亦先後入邑庠食廩餼均克繼述先志先生之循循善誘嘉惠後人概可見矣先是光緒己卯九月二日元翁太老夫子暨德配侯太孺人八秩榮慶同學如艾君慶瀾王君善澤吳君韻坡諸進士相率懸匾製錦登堂拜祝後三十年先生壽臻耄耋親友門人進德隆望重匾額以祝先生壽兩世德星後先輝映遠近藉藉傳爲美談迨宣統三年設帳於方莊時年八十有五矣竟以閏六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嗚呼先生往矣先生之道範猶在凡屬同門親炙有年聆先生訓誨受先生裁成恐先生之芳徽世遠弗彰

相與維先生之德一謀不朽爰捐資樹碑用昭景行其辭曰 於
休先生有學有守能敬其親不薄所厚媲美鄞江善導善誘化雨
春風磨光刮垢德音猶存共仰山斗食報綿綿克昌厥後民國元
年六月

王紹武先生教思碑誌

恩貢

王嗣鑿 麗泉

自來文化之盛衰視乎師道之隆替三代而下文化之盛莫若漢
與宋而師道之隆亦莫若漢與宋自時厥後士風日下浸淫以至
今日學制爲之一變而師統幾乎息矣求所謂品端學粹足以當
師表而無愧色者誠寥寥不可數觀卓哉其維我紹武王先生乎
先生諱丕承幼卽嗜讀與學童遊從無嬉戲事比稍長攻苦益勵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七十二

學業日精爲文清超拔俗不落尋常曰稟故儕輩爭傳誦之年二
十七舉茂才一時士論翕然文名大噪旣而科場停帖括廢先生
遂絕意功名專心教授其誨人主旨在因材施教俾生徒易於得
力遇有疑義必反覆剖解不厭不倦先後設帳歷三十年如一日
一遊其門動底成就親炙弟子凡百餘人上者掇芹香稱通儒下
者亦歸爲鄉里善士其教澤可謂深且遠矣不第此也先生生有
至性早年失怙事母以純孝聞里鄰交推人無間言尤熱誠待人
鄉里有事必掬肺肝以排解之不令致訟以致奔告赴訴者嘗不
絕於庭得先生一言而爭端可以立釋民國三年縣議會成立人
皆先事出金錢購票而先生獨以真正民意當選實至名歸可以

概見聞卒之日闔里致祭哭聲徧野嗚呼山頽矣木壞矣而今而後吾儕將安所仰望哉先生歿後二年同門諸子如蕭君漸堂張君子珍等仰止之懷久而弗替欲勒片石以誌慕思屬余爲文以紀之余以爲今日者斯文墜地師道凌夷倫紀廢弛國將不國誠得如先生者若而人散居鄉校之間主持文化力挽頽風則世道人心庶幾有豸爰臚舉其事泐之於石以爲言師統者存碩果焉

張靜甫先生墓誌

并贊

李日迴

邑人

靜甫先生余之同硯兄也與居遊者數載稔知先生平素語言必謹步立不苟悉遵禮法入泮後舌耕爲業晚年退居林下間課兒曹及捐館舍其子卜日歸窆門生故舊思之不忘欲歷述先生平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七十三

生刻石以垂不朽祈余爲誌余不敏不足以道其詳第慕先生之嗜讀書重然諾存心厚與人忠課授生徒訓迪不倦循循有先正風故略書之以表於墓前謹按先生爲邑西鄉老楊家溝人前世系無可考曾祖成文妣趙氏祖忠妣孫氏考崇吉妣張氏王氏先生諱壽山清郡庠生生於道光辛卯卒於民國甲寅享壽八十四歲配王氏子漢清耕讀兼事孫三長鴻恩學識宏通允稱大器現在軍營運籌亮能光大門閭語云善人有後其信然與爰爲之贊曰 惟德與齒達尊之徵卓哉先生兩者並稱耆英之會芳徽可追良朋聚首共話襟期憶公與我風雨連床賞奇析異不厭求詳守口如瓶箴規可佩緬維先生語言簡默非法不道與古同歸

書香雋永哲嗣繼之懿歟文孫媵修孟晉祖武克繩家聲丕振

副貢候選教諭劉君上甫墓誌銘

邑庠生

郭聯甲

君諱克達字上甫姓劉氏其先冀州棗強人也明初曰景顯者始徙濟陽而家焉累多陰德越十世及君君幼失怙恃孤寒無依自就外傳讀書卽能舉大義善屬文十九歲遊泮食餼清嘉慶癸酉科中副車旋咨部註冊以教諭用一生持己謹與人恭以忠孝爲懷以清廉處世迄今歿後數十年鄉里嘖嘖傳聞悉知其品學優齒德尊爲一邑之名士淑配王氏貞潔勤儉勅贈八品孺人子夢月孫問興問章問儉問濱已另立石備考曾孫四宗孟宗軻宗廉俱卒惟宗潔猶存元孫四毓學早故清芳清莪清菖清芬清薈清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誌銘

七十四

芙清荷其六世孫也書香綿遠非君之栽培者厚歟茲當磨碑竣事宗潔清芳等問誌於余余雖荒疎義固難辭爰彷彿而爲之誌並系以銘曰 志淡泊兮難移易心坦白兮勿阿曲性穎悟兮能自勵度豁達兮起平地持身整潔兮惟精惟一待物公正兮不偏不倚儒學教諭兮彭城輯瑞氣書香延長兮陶唐流芳譽綿綿瓜瓞傳永世悠悠千里真無比振振兮繩繩兮宜爾子孫終云其吉

按誌取夫詳銘撮乎略誌之文尙敷陳銘之辭貴簡古二者體異而義同也故類志之

序

人或著一書立一事欲其垂諸奕禩久而不敝也乃求名
儒碩彥爲之綴數言以誌緣起而序作矣試分錄於下

題節壽寵褒卷前序

嘉靖丁酉秋天子詔海內有司旌舉節孝振俗興化用圖治理山
東撫按諸司咸知韶臺郭先生之母黃老太宜人之貞乃具實以
聞未幾制下並其夫婦咸表揚之有穎敏好學休有華問矢志自
守始終不渝之褒且命有司載崇禮幣表厥宅里鄉黨式之遠者
望焉喑喑曰休哉至矣未幾韶臺由襄陽貳守擢僉晉臬奉命巡
冀北每以語諸宗藩及士大夫昭君德也咸作而相謂曰優德者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七十五

報隆善積者澤究二者弗能易也茲有徵矣吾聞僉憲君生爲名
士方期大用不意天奪之速齋志以歿太宜人欲死以殉賴女眷
拯以獲免乃能清苦自誓砥冰礪雪久益不衰時韶臺方幼宜人
撫之以恩勤貫朝夕教其進學嚴踰機丸以故韶臺克底成立輩
聲甲第敷歷中外卓有令聞宜人亦年八袞有餘優游康裕老而
不衰乃荷蒙龍章褒寵湛恩汪濊矧韶臺邊徼勤勞帝心簡在行
將晉位卿輔垂休金石皆太宜人之遺也今夫田稷之母齊人歸
其廉而有化文伯之親仲尼取其善而能遺宜人其兼之乎夫兼
則德優矣優則善積矣德優善積天下之道莫駕焉故君子知其
報隆而澤究也吾人之言容可已乎遂各爲聲詩而以是語弁之

節壽榮封詩序

黃臣邑人

節婦姓黃氏余姊也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之女實太淑人張氏所出生十有七年而適郭公郭公字舜樂鏞其名也嘗爲邑庠弟子員在生舉一子歿後三月又舉一子長時敘次天秩時太淑人偕先大夫之江陰任聞吾姊少年孀居計弗便乃獨歸濟陽共處十六年吾甥學業有聞於時亦授室矣尙苦留之吾姊不可乃復歸郭氏教子撫孫無不盡誠後時敘登癸未進士第歷陞僉憲奉璽書於山西之大同而保勘之命始下其年以僉憲前任之貴勅封太安人而舜樂公贈如子官吁亦榮矣吾姊歷五十餘年始終不易素節跡其所處豈惟徒能自盡節而已哉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七十六

婦以不二夫爲盡節節盡而能處其子若孫節之大者也故春秋於紀叔姬歸鄗特筆書之嘉其知存宗祀是所謂有其節而能處者當是時不歸於鄗而歸於魯夫亦何損於節雖然豈叔姬之所以自處而春秋所以賢之者哉節婦之於郭猶叔姬之於紀其節同其處之也同君子通於春秋之義者其有取於節婦也審矣然則是冊也雖郭氏之書苟傳於天下使夫虧於節與有其節而不能處者聞之一則以愧一則以興豈不大有補於風化哉吾姊今壽七十有八而康而色其教子撫孫不異昔時豈天早奪其所天而獨厚其身昌其後以至旌表其門閭尙未艾耶吾姊爲吾母首獲之女暮年家事俱屬焉凡先母所未逮皆吾姊教養之故吾兄

弟視吾姊猶吾母也嘗欲爲一文以報舊德而未能今觀此冊前
心復萌敢摭述其初暮道其梗概以俟省方者采焉復爲詩一章
使于壽筵歌之曰天維純祐光啓實洪黃氏之產郭門之貞岐鳳
誰孳藪麟誰種靈芝奚根醴泉奚湧百年石火人心永存真霜夏
冽粹玉冬溫俄被錦誥寵錫自天蟻冠翟服珮玉珊珊爰耀於門
亦有綽楔誰其大書千載弗昧有子執法象簡豸冠柏府凌霜玉
斧秉虔仲子惇恪鄉里稱善中不伎求厥德外見南極星照今日
壽筵踰七望八由茲致焉寶樹雙森各著葱蒨有美兩孫曰闕曰
甸綿綿福德實茂本原嘉聲燁燁是崇舊志闕七字
愧無椽筆特用觀風太史有述
我作短章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七十七

高公奏最序

汪道昆

有虞岳牧分職同於九官周室列內諸侯不屬方伯蓋其重也高
皇帝置列郡圻以外則藩臬總之圻內專達新都方六百里蓋礪
确之壤采阻之區顧當南面而輔上都非良二千石不治自不佞
書名閭里迄杖於鄉閱六十年而得三良皆股肱守也三良者其
一會稽其一雲杜今茲在事則濟南高公歲次甲申公當奏最其
秋八月歲乃大穰賈粟一種糲三之一無慮菽麥瓜蔬果蓀其賈
悉平蓋自有生以來六十年而一覲者也新都故爲瘠土巖谷數
倍土田無陂池澤藪之饒惟水庸爲搢搢卽力田終歲贏得幾何
適公政成逢年無兩天人交與不自我先其期得天之天良莫良

於此矣於是縣大夫具在則以次畢獻其成惟茲歲事之登爲順成第一公之課最爲治平第一適然然乎哉境內席公寵靈幸得及於露積出作入息寧無擊壤者若而人乎有之是可以觀俗觀政矣不佞家食浸久乃今而始知田之害三三而一有則竄鹵莽者不力不力害耕污萊者不蠲不蠲害殖欲速者不達不達害成三害去則良農不易地而登三事修則良二千石不易國而治自公之蒞吾郡也日出視事旰食不遑靡牘不親靡成不聽蓋矻矻乎力矣民多違言則保其衷宥其辟無繁苛民多囂訟則左其辟右其衷無枉撓或習守勝則衷以衷終辟以辟終無改度或務借資則高其手必曰某也衷下其手必曰某也辟無渝成其視良若

苗視無良若莠乃斤斤乎其蠲矣夫旣備兩造察五辭悉聰明致忠愛宜無不盡藉令負百曲而傲一直猶將虛己而聽之理爲之鑒情爲之衡黜成心爲太虛應衆叩爲空谷寧以淵魚而坐不察無寧以株纍而蹈不經故畧不數而周版不更而定此之謂達非速成矣修此三者亦越三年蓋登而升升而平治功之成視農功等且也厲士校課諸生飭學宮協星紀凡所以殖嘉生而薦明德惟日孳孳由是而大有年固其所也公始下車宣言政在安靜乃今以靜則正以用則和和氣致祥農祥於是乎長發矣適然然乎哉諸父老言會稽之政利用休其卒也休而不廢雲杜之政利用作其卒也作而不勤要亦直道而行民心猶昔顧惟經國之費日

縮經野之令日申猶之穢褻雜施耒耜互舉雖有敏者殆難爲功
公出兩難而奏庶功良之良者也古者登場則省家事滌場則息
田夫蓋歲至而畚日至而穫一張一弛王道則然會稽雲杜胥三
年而遞遷皆是物也公上程書以歲計則歲至矣卽所部汲汲良
二千石蘄爲新都留而當之汲汲新都不啻潁川渤海譽命且與
簡書並至留寧詎能乎縣大夫相目愀然而起曰戴匡六星係于
北斗伶倫六律稟於黃鐘吾儕惟公是依何以異此脫令公以陟
明而舍境內雖有粟吾儕焉食耶不佞敬對曰無然都人士依公
猶六君子耳公未入境望之如雲旣入望之如雨政之未成也望
之如望歲政之成而民足怙也望之如坻如京及其輸之大農薦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七十九

之玉食猥云有廬三百寧復能爲境內饗哉儻然粒我烝民波及
故郡使不佞得含舖鼓腹以樂餘年幸矣

金邑紀覽序

鄭世才 邑人

余筮仕晉之蒲陽日多休暇嘗繙閱羣籍間有關於仕理者輒纂
錄之越三載輯成二十一卷命曰訓官總要及萬歷乙未復轉秦
之金邑地僻事簡其暇尤甚於蒲退食後惟垂簾兀坐懸面憶鄉
此外無餘事復檢行笥中得雜集二十餘家置諸座右當意輒錄
之積五六月得數百條爲刪煩就簡分類參評爰付吏清繕署其
編曰金邑紀覽匪直識不忘亦藉以自省也邑素乏文獻覽止斯
故紀亦止斯雖然法戒亦略備矣來者覽之幸勿以寡聞而過訾

云萬歷二十四年四月日

草元居詩稿序

張亮蜀人

天有詩興寄之風雨露雷地有詩料呈之山水花木人有詩情生於感觸應酬而總而匯之於文人之腸詩者三才之總致也大凡時藝與俗變遷而詩獨可以老千古非有滄海之眼則詩不大非有琅玕之腹則詩不妍非有崑山灑灑怪石奔濤之舌則詩不雄古非有蓬萊姑射餐霞吸露之臟腑則詩不翩躚非有忠臣孝子騷人逸士之骨氣則詩不真摯詩豈可易言哉吾友繩念高君余昔設帳濟上初讀其文精深元渺九轉火成繼出詩若干首示余把玩數四不忍釋去其清冷如飲太行之髓而飄然欲仙其高聳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八十

如登岱嶽之巔而四顧無偶寫景則虎頭摩詰所不能盡寓意則鮫宮驪穴所不能窮結構必工楮間絕無斤斧含情似澹喉下别有夔元則真滄海之眼琅玕之腹矣則真崑山灑灑之舌蓬萊姑射之臟腑矣則真孝子忠臣騷人逸士之骨氣矣有才如此祕而笥之當必爲五丁使者攝去不若付剗劂而公諸國門此連城之償也繩念其謂之何

澹室附言後序

王琢璞

韻律一派雖傳各人天籟要之非鉢肝劓肺於其間固難以標幟騷壇而增價雞林也近論詩者祖禰黃初俎豆李唐直漏宋元不數而以我明北地歷下接其宗究中李伯承自憤爲七子所掩咄

咄倔強不肯下其蔭映千秋沾丐後人應有續其學者我師曹南
王先生實接壤而起先生眠世上一切徵逐態羶腥味若觸臭欲
嘔故所至以澹名其室一時名士題詠盈帙刻中所云贈言是也
而於己所雜著以附言名之夫附之爲說曰附庸曰附驥曰附鱗
皆己不能獨運藉大力者以貸其餘耳師方獨步詞場力振風雅
諸所爲贈且託以行遠垂久乃退處於附謙可知也太史公遊歷
四方收其所見抒而爲文馬子才條列其氣象各有所似人以爲
知言諦閱茲集得無類是夫其振鐸遺墟鳴鳩雅化傷蜉蝣掘閱
之俗而剗其輕浮則其格渾以樸乘軒三百赤芾輿刺仰晉文之
責無禮而高其烈弔僖負羈之宮而慨然太息則其氣激以奮朝

日團團苜蓿闌干盤山秀水長白雲湖之奇特繚繞噴薄於筆端
則其態婉以麗清濟秋壯白浪拍天韶臺轟轟雲中學宮堦前松
風瑟瑟忽吼聲如雷若鳴靖難時王廬陵之冤則彈丸邑一片青
氈地寧無所以發其波委雲屬助其淒楚而供其嘯吟者乎以是
種種奇狀貯之胸中磨礮糜走不律不必足跡遍天下而洋洋正
始之音固已追盛唐於前駕躡三李於後塵矣昔太冲賦就定價
於元晏白傅詩成索解於老嫗非不自信也若謂調之高者道眼
先賞聲之大者俚耳可入云爾某誠吾師之老嫗哉海內具藻鑑
者應不乏元晏先生則茲集出吾知定價在人間矣

吾邑文冲任君韻人也戟如其鬚鐘如其聲腹瓠垂口河懸莊言
令人斂衽謔言令人絕倒爰哀所聞勒成是編余久聞其以破顏
名知皆捧腹語嘗暗與心約倘一獲見當溢氣內服矜容外鎮必
不逐隊露齒偶會泗上喬師處小飲謂有何物可供軒渠因出此
集以示纔閱一二則頓忘夙約不覺前後俯仰笑聲笑態不自禁
且讀且笑以至終篇師固莊人亦微助之坐中諸人遞取以視態
聲皆與余同遂至喧騰繼而掩卷一睨之而笑矣後俯首思及無
撩之者而笑矣坐中乃復大笑煩惱場中忽視此歡喜津梁君其
引人彼岸者哉昔子瞻與山谷往來作滑稽又與客用烏有事作
艾子傳以釋其牢騷互爲解頤雖其才故饒爲之然亦勞此五臟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八十二

孰若此集得之談笑之餘不滯思不費日耳傳於手手傳於筆筆
傳於紙一幅三笑圖從此畫出卽包孝肅而在當亦黃河一度清
也知文冲君爲韻人者此集其一斑矣

雲來館集序

邢其諫

余方束髮投交於無瑕王次公無瑕別號連城長余三歲雁行相
視契若金蘭其巨麗博洽余十不逮一顧冲然自牧意氣急余若
謂文質可與追古者相與磨礪倡酬以高遠爲期許閱數載無瑕
染病誤砭致軀狀傴僂自號支離子魁然持世之俊人難言應世
矣而慕古靡勸時時手一編自六籍諸子史及百家言罔不研究
腹笥日富筆鋒日益雄爲詩不多雅有少陵韻致至文家諸體奇

峭高華含吐變化泱泱乎大風也哉當庚午秋余自媯川返里值無瑕舉明經不赴蓋野趣多而宦情淡耳吾兩人夙願未酬餘年堪適從是交遊愈暱余恆跨蹇登訪無瑕亦間駕巾車枉過每揚挖今古翦燭留連笑謂三十餘年莫逆尙獲優游觴詠亦可點綴長林時無瑕近耳順而特操嶽立藻思泉湧人仰龍門皆思識荆定價焉文學張君稷若綺齡擅風雅與兩人心期同喜讀同相締忘年交文質多所裨益久之饑饉洊臻時驚兵燹岱以北貿貿無寧宇於是瞻晤積疎迨戊子嘉平無瑕以宣聖夢奠之年而騎箕上矣余與稷若往哭不勝慟見其孫期戚顏執禮蚤能讀祖書足慰逝者稷若則謂典型凋謝墨澤尙存願爲先生圖不朽乃密搜

其遺文再閱歲得十之五校讎成帙分詩若文爲八卷稷若業敘之復以命余將無簸之揚之耶夫人生斯世電光石燭耳昂藏男子須有一段獨至之神情長留宇宙昔人所稱三立是也以無瑕清英奧博身齒含芳乃一病夙纏竟無能際風雲而宏建樹誠吾濟一缺陷兼以未歷子長之壯遊不逢林宗之元賞卽此十僅得五之遺文爲神情獨至而窮鄉沒沒鑿定伊誰幸稷若棲以文獻肆力闡揚爲左氏元凱太元桓譚由是無瑕所立言與邑先輩黃中丞戴諫議相映宇宙正其神情所留矣余壯不及人今崦嵫景迫安能以待稿重三都昔白香山序元居敬集燭下捧讀悽惻久之題其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憶君徒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

陳眉公引以序緱山集余今日之序無瑕正類此讀其文緬想其人恍惚如見之纔捉筆而淚交下勉構數語聊述久敬深情信無瑕有必傳之業雖死不朽且少副稷若撫拾苦心也在前糠粃夫復何辭歲壬辰長至前一日同邑契友人邢其諫信卿甫拜手謹書

儀禮鄭註句讀序

類顧炎武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與其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

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具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註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宮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立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

一句非唐石經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繇以得之矣濟陽張處士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註而采賈氏吳氏之說略而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兩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禮亡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宮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新濟藝文序

張爾岐

錄吾邑大夫士文若詩自金元訖明崇禎凡二卷題目新濟藝文以別於故濟也蓋自濟陽改隸而以章邱西徼臨邑南徼爲濟陽地異故封矣旣不得援其文以爲重章邱臨邑又各有其文亦不得於自爲一邑之後追錄其分隸二邑之時之文則錄新濟藝文卽以新濟託始之年爲斷宜爾曰自金天會至明崇禎年踰五百矣茲所錄者代幾人人幾篇操觚之家盡此乎曰曷爲乎其盡此也金之肇茲邑也其俗尙可知也時已有楊君烈以詞賦登進士矣進士李仲熊輩倡建廟學矣周廉訪點王著作繪知好黃太史遺墨刻之石矣元受之其俗尙亦可知也時則有楊文郁以好學薦知制誥修國史矣其伯父珪以易爲專門之學而學士墓碑所

稱張楊杜三先生者又其所嚴事者也囊加歹之同知制誥修國史孫景益之爲中書左丞張珪之爲兵部侍郎亦皆以進士致顯位至於張炳發身吏事耳而積書至八萬卷張友仁儒生耳聞韶臺碑稱其卓然有文元好問薦材於耶律中書云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濟陽張輔之亦與列焉此豈盡僉荒俚誕不辨行墨者乎乃損齋獨以一表一箋一記一詩傳其爲湮佚也多矣有明三百年文教覃敷邑中入賢書者六十餘人而明經不與其著述爲文章自信不朽者必不止今茲所存黃戴諸人寥寥而已也通志稱賈昭學行卓越邑中人士不能舉其片語高貢士咸寧矢端一論明天綱昭人紀至今天子動容稱歎亦極偉矣而文逸不傳黃

中丞臣斥張真人於嘉靖崇向方士之日豈不有功名教而僅以二三語傳餘可例知矣奈何乎其盡此也不盡乎此而所及見者盡乎此予第據其所見勿敢失墜而已及今錄之而止於此失今不錄恐後將錄其止此者而莫及也昔之君子旣出所學發爲文章使其散落不收無以示四方而遺後世非生其土者之責乎吾所爲爲斯錄也吾更因是錄而有感矣濟卽下邑五百年人之生茲土者不知其幾也而若人獨以文傳也文之不可已如是也五百年人之生茲土爲文以傳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或傳或不傳乃有文不傳而人傳使數百年後之人幾幾乎欲傳其文而不得者若而人也文之不可恃如是也則讀是錄者得無有不俟終篇而

畢然以思慨然自念其業者乎

新濟藝文外篇序

張爾岐

既錄吾濟文若詩爲一書又錄四方賢士君子文若詩之涉茲邑者爲外篇以其非吾土之人也故外之外之而仍汲汲乎錄之者將以爲茲土重也曰文之生於人也如宮商之出於金石也有考之者而後竝竝者含胡泠泠者清越也其出於人而加之物也如丹碧之致飾也有受之者而後相比以爲文相錯以爲章也其加物而行遠也如水之行乎地也有導之匯之者而後浩乎其流潑乎其止汨汨乎其不已也茲之文若詩卽不出於吾土之人也吾土實考之矣實受之矣實導之匯之矣莊子之思惠子以其爲之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八十七

質也苟吾濟川原臺觀人物宮室之屬無足爲質於四方賢士君子之前者其何以運斤成風堊滅而鼻不傷如此乎四方之人無陋茲土也茲之篇可考也夫濟之人無自陋茲土也茲之篇可考也夫

周易說略序

張爾岐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則萬聖人欲舉一以示人而一無容示也萬又不可勝窮於是乎卦以象之爻以效之統於六十四析爲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人皆在其中天下之物皆在其中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無不在其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

其數不可勝舉矣而舉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動靜之影似也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畢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略於事而言理略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必義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翼無二致也朱子作本義亦但依貼卦辭銷釋凝滯寧爲略不爲詳者亦曰求不失其爲影似者而已世之爲舉業者遺天下之人而專言一二人遺天下之物而專言一二物甚至舉數卦數爻無不屬此一二人一二物其言此一二

人一二物也近於詳而於天下之人之物則荒矣夫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各指一人各指一物且不可況舉而屬之一二人一二物豈四聖之作易專爲一二人一二物設哉予自四十讀易時取以授子姪門人每病俗說之陋而本義又不易讀乃本其說稍爲敷衍名曰說略以便童蒙儻讀者因此以得朱子之說復因朱子之說以求四聖人之說庶幾見聖人設卦繫辭待用於無窮者果非質言之所能詳而依其影似隨事擬議以盡變焉將不容言之旨亦依稀可覩矣乎

儀禮鄭註句讀序

張爾岐

在昔周公制禮用致太平據當時施於朝廷鄉國者勒爲典籍與

天下共守之其大體爲周官其詳節備文則爲儀禮周德旣衰列國異政典籍散亡獨魯號秉禮遺文尙在孔子以大聖生乎其地得其書而學焉與門弟子修其儀定其文無所失墜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亦自謂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並謂此也秦氏任刑廢禮此書遂熄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後遂逸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曰微蓋先儒於周官疑

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室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愚三十許時以其周孔手澤慕而欲讀之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衆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坊刻考註解詁之類皆無所是正且多謬誤所守者唯鄭註賈疏而已註文古質而疏說又漫衍皆不易了讀不數緡輒罷去至庚戌歲愚年五十九矣勉讀閱六月乃克卒業焉於是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足明註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且欲公之同志俾世之讀是書者或少省心目之力不至如愚

屢讀屢止久而始通也因自歎曰方愚之初讀之也遙望光氣以爲非周孔莫能爲已耳莫測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歷之而後其俯仰揖遜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周文郁郁其斯爲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爲彬彬矣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間忘其身之喬野鄙僂無所肖似也使當時遇難而止止而竟止不幾於望辟離之威儀而却步不前者乎噫愚則幸矣願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

濟陽縣志序

張爾岐

邑之有志史屬也史之爲書記往蹟著成憲好古者於此考古願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九十

治者於此咨治樂德義者於此蓄德而度義在一邑與在天下者等耳古之作史者其人旣具聰明絕世之材又往往承藉先人成業不則必有好古深思之士著稱當世者爲之副貳其所考據內則有金匱石室之藏可資紬繹外則諸司之掌故才士之著述與夫里巷風謠器物銘識以及稗官家乘之屬皆得以備采擇覈同異而又詢問故老考覽山川然後一代之史以成焉邑志則異是少年鬢髦以爲無關肄業概不之及大雅之士又多鄙爲淺末不肯涉筆以至時移事易黃髮漸遠一旦有良司牧留心斯事載野而謀而委巷之口好誣樂誕適足亂人聽聞回易真僞非無一二殘碑遺碣足當推尋而叢祠荒塚之間榛荆委翳足跡憚涉史胥

鈔錄不知顛末終歸泯如而已至於古書傳記之涉邑事者渙而難稽簿書稠濁理難獨任擇人授簡又多刻期觀成倉卒取具討論未遑於是愛奇者乖於考實專己者媿於備美欲其言必有物事必有徵難矣此作邑志者之通患也予以爲邑之志史屬也史則將以記往蹟著成憲而考古咨治蓄德度義者也乃使之不幸至於言不必有物事不必有徵可乎濟陽之有志始於毘陵張公備於河東侯公續於雲中解公侯公之書彬彬具體矣而讀者猶憾其略蓋公之作是書也意主民瘼藉手著述以控籲大吏故詳於見事略於往蹟觀其序論循良苦心可具知矣且也兩月告竣爲期又何迫也予自弱冠以來每思少佐邑志之所未備訪問故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九十一

事搜剔逸聞間有所獲卽錄簡端塗乙增竄筆跡重沓幾不自辨偶因農暇命兒子門人筆錄之稍依原目定爲九卷間有鄙見附書首末以貽後之有心斯事者曰志也者史屬也非具良史才可以作志此特其樸而已矣作器者必先樸樸苟具矣乃礪之錯之塗髹之而以爲良當亦國工之所樂藉也

風角書序

張爾岐

昔人論風角書共若干卷余刪其重複爲八卷錄而藏之疑者或以天地噫氣不涉人事余思董子之言矣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嘗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相殺饜也則風也者殺饜之至神者也有自天者焉自天者被乎人有自人者焉自人者見乎天

今夫風之爲水爲旱爲疫爲豐年爲和平千里同軌風所不及則否寒風晨烈百室之邑噓者比屋閉關自溫者則否豈非自天者被乎人若乃噓溫吸寒異於咫尺一夫疾趨風及尋丈數寸之簞踰尺之韞辟暑燃火不借天工大軍所聚氛埃四溢則賢人禮讓風且穆穆爾介冑格鬪風且蓬蓬爾皆不足異所感則然也人事之見乎天猶之天之被乎人而已則謂不涉人事者非也謂人之精氣不足感天使風至者亦非也司馬太史云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產氣始萌者天矣日一會飲食發陽氣者非人乎王充求勝一切而不知其絕人於天之甚者也今夫人內悲者呵逆風者噓襲寒者噓咳力倦者欠伸謂人不

足以感天猶謂呵噓嚏咳欠伸者之盡出乎人也說詩者不云乎風者風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係天人之際亦若此於是書神而明之以審量天地懸揣人事卽微忽察識何難焉諸如雨露之濡霜雪之凝雷霆之奮擊日月之暈抱星宿之躔次雲氛想像之輝德刑參錯降流蒸發王者以謹防豫治性情候民物未嘗或遺亦曰自天者吾亦調之自人者吾亦備之而何獨疑於風占也然則子之遺彼也何居貴其色者難其辨也貴其度者鮮其學者若夫王充之獨歸之天以天占人揚子雲所謂不善占天者也崇禎十年己卯秋八月濟陽張爾岐書

日記序

張爾岐

子野君子哉其言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少壯遷延而老歎無及與昕夕般嬉而汲汲秉燭皆子野氏所深惜也今夫雞鳴而後星潛爝息旭旭曠曠者非日出耶未幾而麗中天矣未幾而淪濛谷矣采霞在西燦然星陳曾幾何時而今昔成焉雖魯陽之戈未見能多三舍也繇是而月遷而歲化則髮童齒敝孰非日月而積之者至此始歎未曾學將焉用矣不謂百年之日僅足當撫膺一歎也使早計日而惜當不至此惜之而聽日之自爲無可惜亦終爲可惜者而已矣予少感子野之言而爲衾影注以他故廢至二十三歲始得日記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九十三

之說蓋有合焉乃效而爲之其法年自爲卷篇題之月月綴之日凡有所舉罔不注之其日篇末計其大凡而勤與怠可自考矣儻有所謂日新者耶且以號於同志曰亘古如斯日矣豈至我而易之不佞固始於二十三歲之七月而後以終其身之日也歲次乙亥

日記又序

張爾岐

崇禎皇帝大行之年予始焚棄時文不復讀思一其力於經與史乃悠泛無成緒倍於讀時文時之於經與史也因自訟曰古之君子之爲學也自一年而七年謂之小成九年謂之大成非無利鈍約略具是不甚遠也予十五聞有所謂聖人之道者而悅之今二

十年自視猶初也初見先儒病干祿之學意其咎在時文焚且棄矣又誰咎若是乎經與史之不可日月期也若是乎聖人之道之不可以力也若是乎天實生才不善不可強也罔然者久之忽自悟曰是矣是不可以他咎也是不可以爲天實生才不可強也憶十五授詩矣父師董之有司歲時進退之顧以多病日學黃帝內經神農本草下迨脈訣甲乙難經又以其說近老氏學老氏而詩廢十九學史矣因並學書春秋父師董之朋友言議文章日需之顧以興亡之際感慨不自己旁及樂府選近諸體填辭雜歌之以澹予心以平予氣而史又廢是時餘力之及時文者百一耳又以時重諸子學諸子二十六感友人之說肆力於時文時文喜雜引

周禮禮記學周禮禮記己卯有天日之慟鄉人鮮解禮者學禮從俗奉佛學佛書其時意有所屬學兵家言兵家天時最雜學太乙學奇門學六壬學雲物風角歲屬大侵酷吏乘時殺人如草釜量肉澤量骨惴惴潛身不出戶庭日焚香誦易學易學此不成去而之彼彼又不可成以又有奪彼以去者不僅彼之奪此也癸未前學固如此其不一也迨棄時文學經史君父之恨身世之感更至遞起自分永棄於時心儀梅福申屠蟠王裒孫登陶潛之爲人時時取老子及參同文始之流讀之以自遣雜坐田父酒客間劇談神仙方技星卜冢宅不絕口所謂經與史名焉存耳意之所至亂抽一帙意之所止不必終篇勿論不解卽解亦不憶嗟乎將安歸

咎哉古人有匪勤匪昭匪壹匪測是殆不可悔也自今以往業有定紀不敢雜首大學論語次中庸孟子次詩次書次易次春秋次周禮儀禮禮記史則主綱目次前編續編本朝通紀大政錄雜書則大學衍義及補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治安考據文章正宗名臣奏疏大明會典日有定課不敢息經自日一章至日三章史自日一卷至日二卷視力爲準其修其廢各詳於冊身旣隱矣安所用吾志退者之不可不學更甚於進者之不可不學也不敢告人且勸吾退者之務

王無瑕先生集序

張爾岐

憶予童時先生過予家塾予走告先君子予曰一杖者來旣病矣目

光炯炯顧視偉異問兒讀何書且索所作文見兒文則喜喟歎不置彼何爲者也先君子曰此必而伯王無瑕先生也具衣冠出見則相揖大笑瀾茗茗葵言詠竟日而去蓋先君子兄事先生常指兒輩令謂之伯云後予稍知讀書時時得先生所爲古文讀之知讀詩則又時時讀先生詩及予作文若詩亦時時致之先生得其一言以覘是否先君子亦因其一言以爲喜怒而進之退之予家之深於先生者如此自先君沒身自持戶不得數見以書請先生所著又不時得報戊子邑北徼盜起先生病予不獲侍執燭而先生沒矣改歲予哭於其寢其孫期出遺稿一束泣授之曰王父垂絕以不得見君爲恨意若在此予亦泣曰此實先君子志也敢有

失墜受以歸聯綴成卷讀之先生困於病者四十年手縮顛不便書字傾漫不易讀可讀者或首尾刊弊彼此移附不成篇或雜錄他人詩其中莫辨主名推尋釐整遇疑而置者數矣至壬辰八月始得詩五十八首文七十篇定爲八卷譚者多悲先生之不遇以爲使得完支體便動作與世之庸庸者比操三寸弱翰數尺陟釐奏技有司之前必得見光吐瑞傾人耳目卽登臚仕膺顯名敷席西清揚葩東壁無難者惜也其病也予不謂然先生卽不病亦不遇先生旣不遇而天又病之知其卽不病而亦不遇也所可悲者天付先生以如是之才而能承之以學以其才與學而又不遇而又不待完支體便動作下與庸庸者比足不出田野林莽墟落之

間不得放其履跡於四方上下借山水都邑宮闕森宥壯偉奇瑰幽僻之氣以發其橫溢之思沈麗之藻所詠不過貧苦無聊及鄉里酬復唁慶近事無奇踪古跡興衰治亂之大故寄其感慨暢其笑樂所遊不過親姻朋舊不得見當代作者親與角力爭長操玉帛而盟壇坫卽有不屈之力無由自見而附庸下邑亦得以強與傲之嗟乎此皆其病之爲之也使之不遇而又病以至此予所爲不悲其不遇而悲其病也不悲其病而不遇而悲其病於詩與文之間也今此集中壯往雄斷不可制御者其才左繩右槩動合程度者其學而奇情坐鬱銛鋒不試屈曲掩抑於此八卷之中則先生之病爲之也使先生卽不遇而以完好之質抱其才與學馳騁

於當世名區賢士之間退而抒其見聞以爲成書則窮愁於人未爲無助也徒以病累遂止於此予何能不悲然世之完支體便動作者何限而先生能自力於詩與文精神有所寄而傳使後之君子見而知其始也得天之厚而卒困於所遭之不幸則賢於人已遠矣不然予之定錄不敢失墜者豈以其父執而私之

安寓詩草合選序

張爾岐

安寓居士詩草凡數種既老將囊筆閉口不復稱詩乃綜所作以寄予曰爲合刪之且梓以質世之能爲詩者予念居士之爲詩觸物言情滔滔汨汨不盡不止一何多也哀而爲學吟爲遊草爲變草爲棄草爲潒陽液水諸草僅三百餘篇蓋已汰其十之七矣茲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九十七

且復汰焉豈非感興之作取暢一時而擇言行遠則期有當千古歟彼夫豫章之幹干雲蔽日蔭被數畝掄而爲材則舟車勝之及引繩墨施斤削其被以青黃構之大廈者尋丈之質已耳愛玉者不得不去璞愛珠者不得不去蛤物理固然耶居士是之於是錄自午日遊金山寺以下至贈邢刺史先生共幾篇爲安寓詩定本焉

織齋集鈔序

張爾岐

余固陋鮮四方交唯日閉門擁圖書自附尙友而已一日閱賴古堂選見李君象先文三篇讀而好之既又知爲青之樂安人撫卷歎曰烏有文筆如此君近在眉睫而不知其人者乎是後見人自

東方來必曰識象先否其人苟曰識必問其里居家世年齒體貌以及性情學術人亦各隨所及知爲答不必盡肖於是敝廬書策筆墨之間隱隱有一象先位置於其中而人不知也今春有通志之役遇象先於藩署共事者五月所攜織齋集兩巨編得盡閱之見其爲文有嶽崎礪砢猝不能句者有超忽奔放目不及瞬者有簡質渾穆時見班剝如古敦彝器者有倩粧袷服香豔自喜如好女者有微吟緩詠冷挑澹喝如宗門評唱者有旋風驟雨霆霰交下者其雄偉豪邁嶽嶽難下之氣隨方變見不執一軌迴視舊日所見三篇固片羽一鱗不足概全體也予亦出其所作相質頗以雅潔見賞嘗從容顧謂予曰人才分不同善取之則相濟使僕蚤

遇君君蚤遇僕當各有所益今雖老交資互藥其可乎因上下議論合者水乳異者亦鹽醢遂定交焉余取其文鈔什之一爲一書雜置古人諸集中不遠役竣君且返織水舊隱余亦將息影伊蒿之廬而下之楫倘遇風物撩人異香孤賞必且念君悵然東望而不可見則取是鈔以尋繹焉因而夸於人曰僕鮮四方交老而交一織齋亦差不寂寞矣

信古二言錄序

張爾岐

古之人不可見而其言傳古之人亦不及見今之人而以其言俟之言也者古今人相見之途也沿其途而上而古人在沿其途而下而我在何不可信之有而世顧多不信者信所及信不信所不

及信也古人自易詩書春秋禮樂而外以言傳者多矣精者致深樸者徵實清剛者著節恬曠者颺情要之言所自信而止而人以及不及信疑之則人之自不及信非古之有所不可信也今夫人生而閉之一室與之言四壁以內則信與之言郊野草木鳥獸之狀則駭然異之與之言城郭宮室車馬冠帶之制則大異之與之言山海之崇洪百官宗廟之偉麗則必啞然笑其欺予也此豈言者之過哉人之不信古人者無論古今之相限也卽生當古人之世親與上下其說猶之不信也何也先自疑其心矣以其自疑輕量古人無古人矣而信之者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至遼絕也無故縈以渺思達以歌泣著之心本而書之耳目之間此得之古人之言

乎抑不盡係乎古人之言也斯人也言卽其言不幸生古人之後古人得先我而言耳故信也信卿邢先生動模古人言必稱昔一日出所集信古二言示岐一名言一清言各一卷列古人之言於前而以己意附之或相後先以極其旨或出異同以博其趣大都
不雜古人之意噫嘻篇中所載傳之不一日所歷不一人矣以爲徒設是言而姑遇之姑誦之卽不以爲徒設是言而若存若亡悠泛置之如先生之信之者幾何人也斯二言也非古人之言也信卿先生之言也岐迺今信先生矣

送坦翁桑先生赴部改授詩冊序

張爾岐

先生之教吾邑始自順治癸巳其時襲用舊制尙訓導一人爲之

副越三年朝廷議改定師儒建置之法始罷副者先生乃獨任教事又且十年是爲康熙甲辰二月詔定州府縣衛置師各有差縣又以上中下別爲等上縣乃得設教諭餘但設訓導一員而已先生本以乙科攝職資固高且爲諭日已久而吾濟則中縣也誠不足以淹先生矣會先生方自試春官旋里七月初乃奉藩檄復臨學舍數日授牒赴部改除已囊書策戒僕馬行有日諸學子乃相與造黃髮而謀之曰先生之十餘年於茲也二三子之進於其前者良楛異質而先生未嘗有所鄙且邑固儉且陋無高山大澤舟車遊觀之樂及賓客過從觴詠之娛齋廚蕭然杞菊不繼而先生未嘗有所苦則先生安於吾邑也而二三子亦無不安先生者今

且行矣無復留理二三子無不嗟嗟然以不得復侍先生爲恨者願爲歌詩以贈別其可乎邑之耆德邢夫子爲愾然曰嘻桑先生之能爲師也使先生厭薄其弟子因使爲弟子者厭苦其師雖各有儻焉不能終日之心安能事之十餘年而於其去也方謳吟係戀而不置也今人言善教者多首及胡安定先生先生教授蘇湖間三十餘年當其更代之際度其從遊之士所爲贈言者必當珠霏玉映積案盈几也今所盛傳則當時顯人平居贈答之詞如吳興先生富道德先收先生作棟梁諸篇而學子贈別之詩則無聞焉不可以無聞而遂疑其闕如也凡人中有所感則歌詠以生況在師友離合之會又况如安定之爲師而蘇湖弟子之爲弟子其

爲感何如者而嘿嘿已乎是舉也不特見桑先生之能爲師也且以見諸子之能爲弟子也予耄矣尙願爲之倡而諸子其屬而和焉又以語岐曰以吾子之雅知桑先生則當綜離合歲月及命辭之意而爲之序可乎岐諾而退述其言以冠諸冊

安寓棄草序

張爾岐

夫人之能爲棄難於其能爲取情多蕪累或不必要取而取性苟清通亦不棄而棄其多所棄者將以全所取也所取每上則所棄每多良勢則然耳乃荷筆之徒選言於市遇艷而攬薦乾柴而歎旨嗅遺蔬而言芳塗薰藉錦以出其璞而不知其爲鼠也噫是宜棄而不棄人且棄之不如其自棄之也吾友俞之王君棄喧而卽澹

棄利而卽書甘瘠推腴多所棄於家讓先樂殿多所棄於世至於閉無關之關喪有我之我委一切於空翳墜四支而天遊又多所棄於身乃慧業所結出爲文章旣棄舉業而成其詩又屢棄其詩以成數年以來之詩錄遊草變草矣汰其餘篇遂爲長物曰且並棄之予曰是其出之君也或枕風藉雨窮愁牢落而出之或據梧嗒廢墜冠失履而出之不則淋漓杯杓賈其酒勇恂恍簪劍暢其狂哀是旣鉢心雕意犯難衝堅而爲君之詩矣方其未爲詩也則猶君之有也旣取之氣毋棄之陟釐復取之陟釐棄之鼠壤是可惜也君曰予惡夫不知自棄而人棄之者予曰君棄予強之予不知其可棄也惡知人之以爲可棄也且此物並載以遊几篋者以

日以年一旦失所流離必且詭形易貌化爲異物不蒸爲靈芝卽溢爲醴泉不堅爲金玉卽騰爲雲霞飛光上氣於君之前君且何以置之君笑曰有是哉勉錄其什之三曰是君強我我終欲棄之是愈信君之全所取者大也

送邑侯杜明府還里序

張爾岐

乙酉仲秋杜夫子以明經行修來治吾濟甫三月萬民調舞之明年移疾諸臺監僉曰不可時方急徵調一切以取濟爲賢夫子獨寧靜愷悌務與民休息知非時所急終不肯強所不樂以阿人好致失上官指又明年奏遷學博濟之人狂走驚相語曰奈何哉奪我慈父母去矣夫子顧色喜謂人曰默念此久矣釋負幸甚促治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一

裝歸出就儻舍敝書篋舊衣冠數襲已耳諸父老子弟擁觀皆歎息泣下爲率錢以贈則告歧曰使我民得及於寬政者慈父母力也今當去欲有一言以贈行願以屬吾子歧許諾因颺言曰伊我濟於夫子爲已厚哉抑夫子於吾濟爲已至也昔劉寵仁惠爲吏民所愛自會稽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古今傳誦以爲賢我濟之於夫子無乃類是百姓不能自強其心以調所不樂古今人不相遠致此不亦難哉是夫子失一令而賢益見也然將作大匠於漢爲列卿爵位赫赫動人當寵之去卽使縉紳學士飾筐篚戒僕馬遠

驅數百里不足異何論窮谷老人夫子自令長遷學博比於罷斥而濟之人不問老幼賢否謹譟號呼羣以爲奈何棄我迴視寥寥若邪五六老叟何者更賢耶古今人賢寵抑以寵引人自近使老人能自齎百錢致詞於前見其賢耳史云簡除煩苛准約儉質非其引人自近者耶使如後世大吏一出揚揚驅車蓋足聲如雷呼道聞數里卽老人齎百錢立道旁有喘攀失魄退耳簡除煩苛准約儉質寵以得山陰五六老叟夫子以得濟數千萬人古今政相望也察政治如屋漏然知之於下矣乙酉去今幾何時閱視田疇孰與昔治畜牧孰與昔多屋垣孰與昔理則休息安全者何愧於寵使史氏據事書策亦可勸將來而耀後世獨計寵致身三事故

太史得爲立傳以傳今夫子方思結廬恆山之阿以自休暇能如寵之必傳否也然而已可傳矣以天下之大寧無載筆其後者去劉寵千餘年進而與齒不已榮乎向使稍阿上官指導暫得不罷視此得失何如夫子之去此亦可無憾也夫諸父老子弟曰子言是也姑先勒之帛以待史氏

周易說略序

徐志定

濟陽稷若張氏性至孝文篤實洞悉天人理數嘗恥帖括勦襲之弊當崇禎癸未間痛父變卽棄舉子業而以羽翼經傳爲事任生平著作甚富如儀禮句讀則勾勒明確而節次了然春秋傳議則矯誣別謬而四傳會歸至於蒿菴雜作性命等編又直登理奧而

數百年未傳之祕賴以傳焉及讀易復病時講之陋本本義而爲說略因象析義銷融偏滯非不言事而言事之理非不言理而言理之象迹其不沾沾指事略矣而理無不包不斤斤辨理略矣而象無不該此其寧爲略而不爲詳者正乃所以爲詳而恐涉於略也又何至如時說之言事則掛一漏萬言理則泛舉失旨者之真爲略哉讀之者誠依以爲揲策可不失必義周文孔子之本意而依以爲文章卽天下事物繁頤之狀亦多能核其真占法制藝庶幾兩得之矣吳門顧亭林先生閱其書而遺之以詩有云緇帷白室覩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又曰長期六籍傳無絕能使羣言意自消則其操行之卓越著述之淵源不概可知乎惟惜什襲已久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四

未嘗公世戊戌冬偶創磁刊堅緻勝木因極爲次第校正逾己亥春而易先成旣喜其書之不終於藏而人與俱傳且普樂此刻之堪以歷遠久也遂爲一言以識之康熙己亥四月

儀禮鄭註句讀序

黃叔琳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禮是也自秩宗有命載在虞書夏造殷因以周爲盛煌煌乎周公之制作萬世莫之能易也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歎周禮在魯知周之德周之所以王蓋是時列國已自爲風氣舉典而忘其祖固不獨一籍談矣孔子夢想周公問郊問眡卒隆刪定之業至戰國而典籍彌缺再經秦燄漢儒搜索於煨燼之餘僅有存者則今之三禮是也周禮爲周公政治之書而漢

之劉氏宋之王氏以誤用貽譏禮記本二戴之遺雜以公孫尼子
呂覽之文難以盡信惟儀禮爲高生所傳與淹中古經合儀禮卽
周儀也有周禮以爲綱領卽有儀禮以詳其度數而禮記郊特牲
冠儀等篇特其義疏焉耳漢惟鄭註最顯唐賈公彥兼采黃慶李
孟哲之說而爲之疏然賈疏冗漫往往略本文而敷別義又傳世
久遠錯簡訛字觸目生疑學者苦其難讀近代以經義取士儀禮
亦未列學宮於是幾成絕學濟陽縣張處士稷若積學好古不求
聞達取儀禮石經監本互雠之刊誤辨疑章分節解全錄鄭註精
擇賈疏而附以己意勒成一書題曰儀禮鄭註句讀余昔承乏東
省獲見是書亟加校訂期繡諸梓旣以還朝不果與彼都賢士大

夫別猶以未刻是書爲憾癸亥夏教諭高君走書都下則以是書
刻成乞序於余且曰此公夙志也余撫書而歎竊惟制作之體三
代不相襲而日用常行之準必納民於軌物而後能淑其性情合
萬物之性情成一道同風之治此非學古有獲不能也今天子方
纂修三禮又開館局校理經史籤帙一新是書前已進在上方今
復雕本行世文治光昌遺經畢顯固運會使然乎處士於是書刪
煩就簡劈理分肌殫皓首窮經之業乃觀其自序之意不惟不欲
以一家言增名山之藏並不欲以賈鄭功臣自居而惟欲明於訓
詁而不苦於難讀今而後開數千百年塵封之籍家絃而戶誦之
詳其節目而觀其會通恍然見成周郅治之隆而卽爲黼黻太平

之助庶幾無負處士嘉惠後學之苦心與高君剗劂流傳之盛舉也夫

弟子職註解序

于湜

弟子職幼學始基耳漢志附於孝經與大戴禮之夏小正孔叢子小爾雅並重蓋以弟子之由是而壯有室而強而仕而艾服官政爲端士爲名臣皆於此基之其所關亦綦重哉但世多以爲淺近而忽之余讀管子書至是編未嘗不以管子之天下才而爲幼學計者至深且遠也其作內政曰處士就閒燕少而習焉習者習此也長而安焉安者安此也不見異物而遷焉不遷者不遷此也持是法也以往何慮乎士之子不恆爲士哉其培其根本者豫矣惜

乎讀此書者幾千百年而未有註焉以故教者不以教學者不以學而此編遂廢閣不行於世及過濟北從學先生之門訂儀禮句讀易詩說略蒿菴集諸論著先生一日出茲編以示余受而讀之見其考據精詳詮釋明備甚便學者遂相與謀付剗劂以公世好先生曰姑待之遂遷延藏諸笥者四十年茲先生冢君文繞出茲編付余子元宗來商欲付梓人以公諸世余曰此余四十年夙願也况學期其有用耳學苟有用與其藏之名山何如傳之其人乎果爾則此後之教者有以教學者有以學屬在弟子折其少年狂肆之氣使之知持循而任規矩則異日之爲端士而不狂妄爲名臣而不驕矜於以襄盛朝作人之雅化豈不偉歟則先生之有功

於後學當與管子並傳矣

蒿菴文集序

胡德琳

蒿菴先生篤行君子也不求聞達孜孜以窮經力學爲務深於性命之旨而不輕言性命有柴桑之高致而不以氣節自矜先生之意遠矣沒近百年而手著諸書始次第出世惟文集散漫未經收拾竊謂先生不求人知人亦不能知先生而欲知先生者必於文求之蓋其學廣大精微盡見之於文如但賞其鍛鍊之純氣味之古猶未足以知先生也其中學辨五篇僅存其一則隻本孤行不啻一髮引千鈞矣因與一二同好搜羅排編定爲三卷付之剞劂氏以公同好庶不至子雲覆瓿之慮乎噫先生之沒幾百年矣余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七

承乏濟陽凡五六年求其集未得由是而歷下而任城又六七年無時不以先生之集爲念蹉跎至今日始克成之豈有數於其間耶抑篤行之報必久而彌光天道然也先生之書已刻者今已呈乙覽其未刻如春秋傳議老子說略諸書我知當有好事者共完此願力焉虎氣必上騰龍身寧久藏獨魚腸豐城乎哉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桂林胡德琳識於東昌郡齋

蒿菴文集序

李煥章

樂安

壬子冬予同鍾觀察公輯郡志時坐間有濱州劉君觀察公年家子也云有稷若張先生家濟陽論道著書濟北之人皆走事之稱稷若先生慟其尊大人之及於難也取詩匪莪伊蒿號蒿菴又稱

蒿菴先生集三卷曰蒿菴集間誦其一二篇觀察公未嘗不汲汲稱善也越明年癸丑與蒿菴同省志之役時崑山顧寧人益都薛儀甫咸在焉每花明月大耳熱酒酣白髮毵毵婆娑相向者三年所友朋聚晤之樂未有若是之久者余更與蒿菴坐臥一室較顧薛兩君更親密不朝夕違也寧人精贍史學自龍門下至元歐陽千百年事若貫珠儀甫專象緯家蒿菴獨潛心經籍尤邃於易田何焦贛王弼費直之外別具銓解而儀禮一書學者每苦其艱奧難讀往往置之不道蒿菴取鄭註賈疏朱子箋釋辨晰考訂證其舛譌分其句讀前後三十年始竣其功噫難甚矣百年來古文辭有陳石莊侯朝宗王于一詩賦有吳梅村周櫟園龔芝麓臧皐稱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八

盛而經學斷續危若垂旒蒿菴獨起而振之天道篤終諸論補柳子厚楊王孫之疏漏矯誤前賢之弗迷端在後死者余於蒿菴見之矣其文沐浴歐蘇出入曾王蓋以理勝辭者西冬在法慶寮偶檢是編今昔人琴之感不覺泣下書之簡端當付吾友于君正夫寄之先生長君名孝寬者

蒿菴文集序

劉孔懷

長山

癸丑四月乘州李象先顧余於貯清書舍出一編相示曰此濟北張稷若先生文集也開卷見目錄中有儀禮鄭注節釋序不覺躍然以喜蓋儀禮之學近世不講顧有節釋而爲之序者寧非異事乃讀未終篇象先遂收付勝囊攜之東去然稷若之人之文時往

來於懷而不釋八月余有事濟上始識先生於紫薇署中時吳門顧寧人在坐先生謂之曰壬寅於陽邱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公平寧人頷之先生曰予向讀易每謂東萊更定之書不可不復因取坊本依古易裁補成帙以備觀覽不意今世復有迂闊如予者同志之感於今十有二年何期今日始得相晤耶因以所著蒿菴集見遺乃得縱觀大約以經術爲根本以程朱爲階梯而疏越質樸之氣直逼秦漢上不蹈六朝靡麗之習復不襲宋人理學窠臼知其寢食於古者深矣然則昔人爲文悔不從六經入者良有以也

蒿菴文集序

從濰縣高氏藏錄稿入

羅有高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九

右蒿菴文集二卷已校定可繕寫敘曰至聖沒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漢之儒者病之矣自是之後道術裂師法蕩六藝之旨散二千餘年學者迷謬本統各沿其性之所安治業成德孰者同之省者庸之不省者非異而攻之各自謂衛道閑邪鞏執不舍雖以程朱陸王五六大儒仁知分置齟齬于一門不能匯一歸原還孔氏之舊濟陽蒿菴張氏生明季具異稟治古文悼道之譌駁彌朱禮鄭上溯周孔繭處無師友進獨志而奧之窮誠積力久而入類然恍然徹其本統以仁爲首以禮爲綱以和爲受以容爲行實踐深資滂灑以究達不復疑闕讀其文辭可考而知也於戲匯一歸原復還孔氏之舊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若蒿菴不可謂之無其意

者也其儀禮鄭注句讀敘夏小正注敘弟子職注敘詩經說略敘俱有錄無書諸經說吾亦未得讀獨得是二卷校之婁覆之不厭其感發予至深遠而竊喟息於三代以下道教授受之膚末失紀用諗吾同志當有慨然奮興紬蒿菴欲竟之緒而純之者與吾旦莫齋肅俟之

蒿菴閒話序

羅有高

余既校蒿菴文集序之復推蒿菴爲人大旨奮而爲之傳既又得蒿菴閒話翫樂之亦頗有所刊正疑者無貳本可對則闕焉余於蒿菴曠世之感突矣蒿菴自序以爲於經無關大誼於世事不切得失故命曰閒話蓋遜言也人於物理或規或覓用厝因之閒劇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

殊焉其何常之有不龜手或不免世世泔澣紈或以裂土而析圭合笙竽張琴瑟審之以師曠調之以瓠巴而人或不以黻黼文章之皇皇緯天象效物采組之爲絺繡功之爲繪事而人或不見漠無所取取之而不精閒者衆矣古之六藝幸不至於閒利祿涂焉爾濯纓之歌犖然當至人之心聖師終日言而名賢晝寢莊周曰豈惟形骸有聾盲哉醉旣飽婁舞傲傲將無更以我爲寢語乎

蒿菴閒話自序

張爾岐

予旣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爲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嚼蹠肋間得少味不必肥馘大臠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懷者並劄記之如是者二十年巾笥漸滿今夏

較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關大誼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間話焉

變草自序

王言從

予錄己卯以後詩爲一卷大抵悲憤愁歎哀思之所爲也予自束髮時遙遙思古人如欲見之先廷尉進之曰言從宜受我書跽請受詩弗許也顧時時取漢魏晉唐諸名什竊讀之於制藝稍暇時時竊其字句綴爲近體未幾困於病枕藉參朮間者十年每自呻所痛率循音節猶自立操三寸柔翰爭盟於稷門者三輒不勝年三十六矣乃發憤棄去舉業不道放浪詩酒間又四年而子滋始生生一年而濟陷予家以兵死者半旣乃漫遊南土爲遷避之計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一

憶一夕泊舟於淮酒酣曼聲歌正月之三章座人異之予曰兆成矣當越人望桓侯却走時誰能信之諸君會自知耳是爲己卯歲是卷所托始也未幾麥漸漸禾離離矣予亦自訝其言之中也嗣是遇意所偶觸卽托之於詩吟咏旣成起看青天蒼茫四望忘身所托則予茲者之詩視昔有異也予不自知其何以異也鳥之鳴春鳴所樂蟲之吟秋吟所悲時者變之鳥與蟲不及知也予之受變於時大矣故予詩之剝於觀津者方從先廷尉受書時肄業始及之曰學吟草剝於姑蘇者卽謀遷避時得之遊覽者曰遊草茲卷固皆己卯以來悲憤愁歎哀思之所爲也我不能變詩時變我矣序詩者曰治世之音和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

思知此言者知吾變草哉

遊草自序

王言從

予賦性魯鈍百不猶人八股業閉戶揣摩歷年迄無成效家大人乃於舉業外間課以聲律學吟一草業辱銓部東光王先生爲之元晏就梓不過抽黃對白作門面語覺於風雅無當也因思踰漢浮湘天台廬阜掛吾雙屐醉依黃鶴岳陽觀先人之蟬蛻庶幾隨境刮目用盪厥塊磊然詩卷筆牀未始去身每欲奇峯翔鳳清流綴鱗花宮之仙梵游舫之艷歌徘徊瞻眺幾尺苦腸輒不禁踴躍欲鳴時取竹露荷珠磨墨疾書數韻久焉積而成帙擇其稍近風雅者付劂劂請教四方詩豪總之詩雖不工心景相逼而成其得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二

江山助不少因名曰遊草中有去冬與親友倡和若干章席未暇暖乃復南轅均謂之遊草也可矣

送邑令司徒公驪歌詩後序

曾聞詩 教諭

驪歌志感也諸章縫爲溧水勿齋司徒明府作也明府爲濟陽牧蒞任八年修黌宮設義學衙署整理城樓建造賑濟窮人培養多士諸大政深入人心固已口碑載道矣一旦解組歸里縉紳學士及販夫牧豎難忘舊德卽造生祠崇奉立碑誌思臨行父老子弟復依依不忍舍各寫情衷以爲祖此驪歌一編所由作也余忝秉鐸茲土與明府風雨談心道義之交稱莫逆焉值今飄然長往離索之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素親炙明府德政文章每欲出一

言爲表章但恨窮年潦倒詞不雅馴卽多士謳吟盈帙率皆卽席而就不備亦不工然情至語不堪多讀因以相見悵惘臨歧之意耳嗚呼居官者多矣當其在任置酒牽牲登堂介壽具錦屏掛繡幃藉藉稱觴頌祝盈座誰不榮耀一時奪人耳目一旦致仕還鄉親者疏矣厚者薄矣不至眊眊胥讒惟恐去之不速亦云幸矣求如明府之祖道攀轅思慕不置而且形諸謳吟永矢弗諼可多得哉非平日之德政文章深入人心烏能致此勉贅一言慷慨而別

刊刻儀禮句讀序

高廷樞

是書經註句讀以及字畫圈點悉遵蒿菴先生手定原本間有一二字夏五盟密之疑亦不敢妄爲參訂姑存之以俟明公質焉予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三

幼遵庭訓手錄是書時家君每日蒿菴三十餘年精神命脈畢萃於此惜力綿不能代梓爲一生憾事命爾輩手錄者固欲爾粗知大義亦藉之以衍其傳不致湮沒焉耳予每佩斯訓有志未逮癸亥二月適會遇高苑學博單君雲谷蓬萊學博王君任木談及儀禮句讀二君素知此書深玉之授梓且代製徵刻文啓辭頗典麗歸里謀諸同人僉曰素志也遂公議捐貲付之剞劂羣誘予董其事乃偕同人取艾大司寇家所藏蒿菴先生手定原本與朱子經傳通解鄭註賈疏及曩日手抄舊本參互考證以定格式其時三十餘工齊集鄙舍所需瑣碎繁雜之用日不暇給而詳細對閱胥借力於男之玕姪之璿蓋若輩亦曾手錄過也旣敷板又命姪之

致之璐對勘而後付工每刻一頁刷印數紙玳瑁兩人對面唱答
一點一畫不許輕易放過如是者三緡乃敢云成其難其慎惟恐
失先生苦心是年炎熱甚於往歲六月初旬午夜篝燈繙閱校對
蚊蠅趨附汗流浹背復值旱魃肆虐物力維艱幸賴同人不惜資
助共勦厥事克竣其工集腋爲裘不致虧於一簣也庶足以酬良
友之素心亦可以仰副嚴君之夙願矣書成錄其原委附焉讀者
鑒諸乾隆八年桂月識

送高生序

耿賢舉

崑來高子青氎故第黃絹文人巷遮衛玠之車人指田郎之柱圖
書東閣豈無國士之知燈火南鄰饒有忘年之約

讀書山東濼源
書院河南文正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四

書院 每攜樽而問字十萬酒兵會剪韭以論心三更棋雨然而橋邊

楊柳無端歲歲遊梁笛裏關山誰遣年年入洛贈君寶劍咄哉襟
被而行擘得苔箋以當河梁之別且夫彫華刻月宋人之楮葉何
多長組豐貂學士之銀魚不少然誼弗關乎倫紀道不規於聖賢
鸚鵡車口不如鸞麒麟檀官真易腐矣而生掉頭藝苑足擅風流
屈指畸行俱宜金石若乃金堤千仞憑一木以能支桃浪三春得
丸泥而不潰勤騁驥足非無酸棗之憂瑞應鳳毛乃辨瑯琊之助
遂使空山片石襄陽之淚常波陌上新霜刺史之碑又粟此其一
也若乃高堂黃鵠膳必侵星孝子白華泉慳得鯉零丁韋妹歎捩
擋線篋其誰依牢落僧彌正采擷辛盤之未偶而乃憑心精而得

藥萱花迴欲落之春

母哭夫失明往返四千餘里扶柩回家醫母目如故

持古道以宜家荆

樹卜長年之茂此其一也至於房櫳雖冷羅敷實陌上之桑車笠原多西華亦故人之子宮牆茂草孰解捐金道路遺珠稀聞守劍而乃鸞方續處孫楚之服已三年粟乍分來公瑾之家餘一筆杏壇之側花與長紅劍臺之旁草猶鎮綠此又其累累不可勝紀者也嗟乎東齋苜蓿愧我一官北部驂騮期君千里此日蕭條出租持茲芍藥之篇他時笳鼓言歸遲爾瑯玕之報

郭公學田碑文入誌序

王子舉人

劉 爐 沂水

同治甲子秋攝濟陽鐸邑諸生以郭公捐祭器置學田碑文及誥命制附入邑乘請查縣志郭公諱夢疇仕前明爲鴻臚寺序班嘗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五

捐資塑至聖及四配十哲像鑄銅豆一百銅爵二十有五更於曲堤鎮捐腴田百畝歲於常賦外出十金佐士子膏油南門裏設義學捐地十三畝曲堤鎮設義學捐地二十七畝義學廢地歸學署又別置田十畝以供聞韶臺釋奠葺補之需悉載文廟與韶臺碑記及其家祠內鴻臚厚德感人碑誌於善行門內已書其事而碑文尙未附入今其裔九世孫曰崙慮年代久遠石刻殘闕致其先人善行無考也商諸諸生諸生企慕芳徽志切景行不忍使鄉先達歷久或湮也請諸學縣竊維表彰善事主持政教固司牧之權而徵考文獻資端風化亦司鐸之責爰爲移縣會核准行俾其家將碑文及誥命自行鐫板增入邑乘維時官斯土而共斯舉者同

官膠西周君榮程邑侯獻縣王君樹德也事葺僉屬記於余爐仰郭公之懿行更嘉乃後人之克彰先烈與諸生之共式前型也是爲序

魁公洪君榮膺息爭約官序

舉人 郭國琦

閒嘗尙遡古盛世人心善良風俗醇厚渾渾噩噩也雍雍穆穆也不禁喟然歎曰古靡有爭其何能然論者曰有所以息爭者何以息爭曰先之以讓導之以禮而已矣顧先之導之在上事也其必在下者有一二父老崇禮講讓互相勸勉而先之導之者於以淑人心而洽風俗也斯易易耳今司尊通行闔省示各邑立息爭約官蓋誠有見於此而求其能勝是任愉快者盱衡久之實難其人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六

乃濟邑有余友進言曰吾黨魁翁洪君齒德甲一鄉禮爛生平矣讓出天然矣其持己也溫而恭其御物也和而惠詎非所謂其人哉我邑侯擢昇是任不數月一方親炙其勸勉而相率爲媿睦者幾千人題匾示獎曰敦古遺民請爲文以賀之余曰洪君溫恭和惠望隆一鄉古道不墮古風可復端賴之矣當今之世躬居草野崇禮講讓克佐文明之化於以淑人心而洽風俗者舍洪君其將誰屬也歟然則邑侯之題匾示獎也固宜設一日轉達諸司尊必更當有以重獎之以風示一世也又豈僅區區爲一鄉一邑之重望而已哉

周揚廷對榴軒序

王福五

自來著書立說皆思表采文以自見而惟侗儻非常之人其書乃可法而可傳豈非以文章衷諸德行非徒爲無補之空談也予自己丑歲設帳於周府義塾樂賢堂東公揚廷款待殷勤不時過塾傾談善氣迎人有如春風之被物語及經史子集多所淹貫外而陰陽醫卜之道亦罔不洞悉於胸中因思器識非常著作定有可觀特恨未之一見耳庚寅夏公奉其先人楷書及墓誌銘相示細閱名儒題跋於公之事實已可略見一斑逮辛卯冬偶思觀書詢公家藏公乃出所輯對榴軒二冊寄塾賜覽並屬爲弁語予流覽目錄奉讀全編乃歎公之品概非凡其用意蓋不專托文墨而實有流露於著述之外而不覺者考核則嗜古也法制則遵時也觀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七

變沉幾思維世道也隱惡揚善欲正人心也至誌銘譜記諸作更肫肫於家傳之德師友之論所以孝親慈幼者卽隱然寓乎其中誠可謂敦本善則者矣其他故績新聞與夫一名一物苟可資辨證佐考稽者靡弗摭摭而著錄之卽間有遊戲之作意亦浮雲富貴率其天真無入而不自得耳旨意如此淵博而筆墨之工拙何擇乎然且纂言記事提要鉤玄以文言道俗情以俚語明實理意之所到筆卽達之亟付棗梨用公同好獨是予固人也寡聞淺見烏足表章鉅製然觀公之書承公之命慕公之品學卓著且喜得以附尾而彰也於是乎序

烈婦李趙氏序

邑庠生

傅純如

叶韶

李氏季子鳳崗之妻趙氏候選訓導殿珽之長女也生資貞靜寡言笑嫻於女事年十八于歸李門得翁姑懽心氏於正月十六日適歸省母家未回至二十日昧爽忽報鳳崗暴亡氏聞信馳赴以未及面訣爲憾哭踊不已誓以身殉終日不食哭泣失聲哀動鄰里及夫葬後仍不食僵臥八九日氣似絕而微有息家人環侍忽口中欲嘔家人移側其身吐白沫盆餘細視之乃鉛粉也始知數日疲殆粉使然也及甦後父母翁姑姐妹妯娌以及鄰里皆泣勸暫歸母家衆勸多時始行至母家父以終身守志者比氏卽曰夫病死志可守但彼何如死父卽以暴病死者比又曰人有子我何望父遂以不孝詰責氏又曰我不貽父母隱憂卽孝也且兩家俱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八

有兄弟姐妹不患侍養無人亦無所謂不孝也因此屢屢尋自盡祇以家人防護甚周志不得遂忽一日言動如常出其衾衣等物分遺妯娌又請以夫之二伯兄子爲嗣藉慰親心詎意至三月十七日夜間仰藥而死比家人驚覺見其衣履完整櫛沐淨潔面貌如生而氣息已絕惜哉氏年方二十一歲矢志捐軀從容就義誠爲閨門節烈可勵風化闔邑士紳公請諸官已賜匾額表門閭轉爲詳請敕旌矣茲因諸君子俯賜吟咏使死者發幽光而有生氣遂公議彙輯付梓亦激揚之一助云爾

按序之所關至爲重大必所序之事足傳千古而後可以爲之序必作序之人名重一時而後可以求其序事以相

得而益彰人亦並傳而不朽甚勿以一舉筆之勞而率爾
從事也

濟陽縣志

卷十七

藝文志

序

一百十九

濟陽縣志卷十七終

